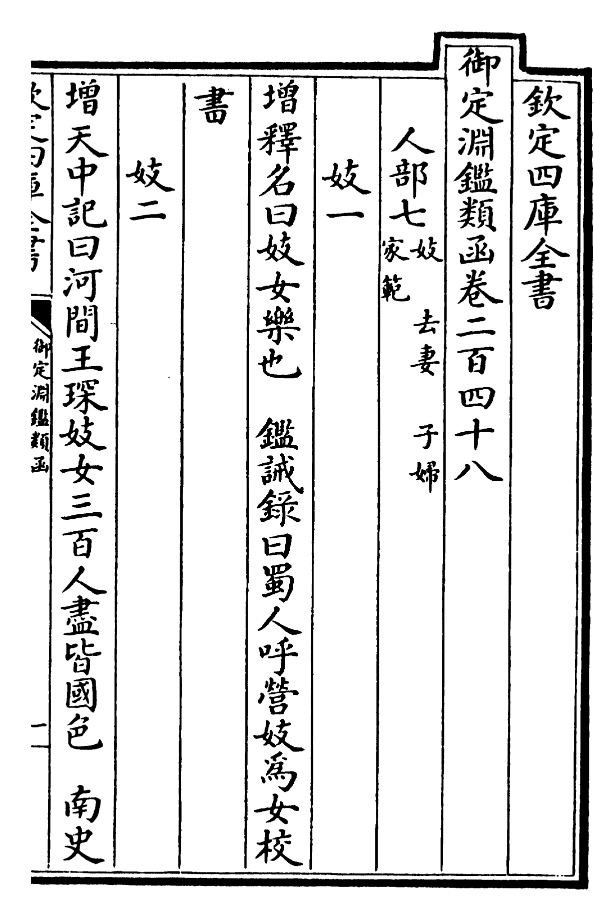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四十八

人部七 妓 去妻 子婦 家範

妓一

增釋名曰妓女樂也 鑑誡録曰蜀人呼營妓爲女校書

妓二

增天中記曰河間王琛妓女三百人盡皆國色 南史

曰到搊有愛妓陳王珠宋文帝逼而奪之搊怨帝將殺之搊入獄數宿鬚頾鬢皆白免死奪封　江南野史曰開元中廬陵永新縣尹氏女美姿容善歌唱重陽與郡女戲登南山文峰爲同輩歌一曲聲逗數十里時刺史名見之表進入宮封爲唱歌供奉喉音妙絶元會大燕含元殿時燕方酣戲囂劇聖情煩撓高力士因推永新出歌纔一聲羣唱皆默皇襟洞豁至夕而終今存始歌處號爲玉女峰立廟祀之　桂花叢集曰國樂婦人有永

新婦御史娘柳青娘皆一時之妙也　本事詩曰李逢吉性彊愎猜忌好危人劉禹錫有妓甚麗李一旦陰期約會奪之劉惶惑歎咤而歸知無可奈何遂憤懣而作四詩以擬四愁云爾　麗情集曰長安名妓劉國容有色工詩與進士郭昭述相愛後昭述釋褐授天長簿遂與國容相别詰旦赴任行至咸陽國容使一女僕馳矮駒齎短書寄之長安子弟多諷誦焉　郡國雅談曰薛濤字洪度長安良家子父鄭因官寓蜀濤八九歲知聲

律其父一日坐亭中指井梧示之曰庭除一古桐聳幹入雲中令濤續之應聲曰枝迎南北鳥葉送往來風父憀然久之父卒母孀居韋皐鎮蜀召其侍酒賦詩入樂籍暮年屏居浣花溪著女冠服有詩五百首　隨隱漫錄曰韓香南徐妓也色藝冠一時與大將葉氏子交閉門謝客將終身焉葉父怒投牒有司集官軍于射圃中妻以一老卒香欣然同歸謂曰夫婦有禮汝買羊沽酒召親故以成禮賓至酒三行入更衣久不出自刎矣

續侍兒小名錄曰小東長沙之妓人以能詩得幸于馬氏後國入爲郡窮于京師而人不知言及長沙宮中事必南望泣涕而後言　三朝野史曰馬光祖知髙郵軍值軍官榮全率衆叛據城縱軍刼掠與同黨王安等飲宴有妓毛惜惜不服趨侍全痛責之惜惜云我雖賤妓不曾伏事反臣全遂斬之秋崖方岳作義娼傳聞臣以聞特封英烈夫人　宋史曰理宗癸丑元夕上呼妓入禁中有唐安安者歌色絶倫帝愛幸之侍郎牟子才諫

曰此皆董宋臣輩壞陛下素履

妓三

增都下無雙　關中第一　天寶遺事都下名妓楚蓮香國色無雙時貴門子弟爭相詣之蓮香每出處之間則蜂蝶相隨慕其香也　麗情集長安中有娼女曹文姬工翰墨爲關中第一時號爲書仙有任生者

多生花草　能舞柘枝　李公垂詩序眞娘吳之妓人歌舞有名者死葬武邱寺前墓多花草蔽其上　麗情集灼灼錦城官妓也善舞柘枝能歌水調相府筵中與河東人坐接神通目授如舊相識自此不復靣矣灼灼以軟綃帕裹紅淚密寄河東人

厚資獻賦　感舊題詩　五代史補歐陽彬在湖南日馬氏不用因而落魄街市有歌人瑞卿者慕其才

延于家一日西蜀圖綱將發瑞鄉遂以家財資彬隨綱吏入蜀獻獨鯉朝天賦蜀主大悦擢居清要其後官至尚書左丞相夔州節度使　本事詩杜牧佐故吏部沈公在江西幕張好好年十三以善歌來樂籍中隨公移置宣城後爲沈著作所納見之于洛陽東城感舊傷懷題詩以贈之

陵前松栢　髻上杏花

樂府廣題蘇小小錢塘名娼也南齊時人西陵在錢塘江之西所謂西陵松柏下是也　蕙畝拾英集趙清獻帥蜀日有妓戴杏花清獻喜之戲語之曰髻上杏花真有幸妓應聲曰枝頭梅子豈無媒逼晚使直宿老兵呼之幾二鼓不至復令人速之旋又令止之老兵忽自嘆後出公怪問之兵曰某度相公不過一箇時辰此念息矣雖承命實未嘗往

躬撰彩牋　親輸錦帳

蜀牋譜薛濤僑止百花潭躬撰深紅小彩牋裁書供吟酬獻賢傑時謂之薛濤牋晩歲居碧雞坊剏吟詩樓偃息于上後段文昌再鎮蜀

濤卒文昌爲撰墓志　因話録睦州刺史柳齊物少而俊邁家富于財因調集至京師有名娼嬌陳如者姿藝俱美柳詣之恱焉陳云第下錦帳二十里即奉事終身本易其言戲之耳翌日遂如數載錦帳以行陳大驚且賞其奇特竟納入柳氏之家執僕媵之禮爲中表所推明皇在人間嘗聞嬌陳之名訪知乃召入宮涕泣稱痼疾且老上知其不可强也命之歸

烏帽紫衣　墨池雪嶺

豪異秘纂李靖謁楊素一妓執紅拂侍側目靖久之靖歸逆旅夜有紫衣烏帽人叩門延入脫衣去帽乃十八九一美人也靖詰之告曰妾楊家紅拂妓也絲蘿願託喬木乃與俱歸太原

雲溪友議崔崖張祜齊名每題詩娼肆譽之則車馬盈門毀之則杯盤失錯嘲李端端云黄昏不語不知行鼻似煙窻耳似鐺愛把象牙梳掠鬢崑崙頂上月初生端往求之乃更贈曰覓得驊騮被繡鞍善和坊裏取端端揚州近日無雙價一朵能行白牡丹于是賓客競臻

其戶或曰李家娘子纔出墨池便登雪嶺何其一日黑白不均

筒竹盛詩 紅蓮贈句

唐語林長慶中白居易爲杭州刺史官妓高玲瓏謝好好巧于應對善歌舞後元微之鎮會稽叅其酬唱每以筒竹盛詩往來 元集白樂天及第時贈長安妓阿軟絶句云綠水紅蓮一朶開千花萬草無顏色

妓四

增攜妓東山 世說謝安游東山嘗携妓 **稱一枝花** 異聞錄天寶中常州刺史滎陽公子應舉狎長安娼女李娃娃後封汧國夫人夫人舊名一枝花元稹酬白樂天代書一百韻云翰墨題名盡光陰聽話移注云樂天每與予同游常題名于屋壁顧復本說一枝花自寅至巳

飲薰肌酒 麗情集薛瓊瓊開元宮中第一手清明日上令宮妓踏青狂生崔懷寶竊窺瓊瓊夜之內樂供奉楊羔潛待之

羔令崔作小詞方得見羔飲懐寳薫肌酒曰此長春草所造亦云千歳酒可令白髪變黒致長生之道崔後為河南司録瓊瓊理第為吏所詰扠赴闕明皇因以賜之

懐取

羙卷中人 麗情集崔徽蒲妓也同郡裴敬中以興元幕為梁使蒲一見動情相從累月敬中言旋徽不得去怨抑不能自支後數月敬中密友東川幕白知退至蒲有丘夏善寫真知退為撤致意于夏果得絶筆徽捧畫謂知退曰為妾謝敬中崔徽一旦不及卷中人徽且為郎死矣明日發狂自是卒

煖手妓懐 中王毎至寒冬以手納妓懐取煖

松花造紙 牧豎閒談元稹為監察御史使蜀知有薛濤難得見嚴司空潛知其意毎遣薛往洎稹登翰林濤歸浣花所造十色彩牋作小幅松花紙多用題詩因寄獻元公百餘幅元于松花紙上寄贈一篇薛嘗好種菖蒲故篇末及之云

妓五

增詩古樂府蘇小小歌曰我乘油壁車郎乘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　唐譚洙題眞娘墓詩曰虎邱山下塚累累松柏蕭條盡可悲何事世人偏好色眞娘墓上獨題詩　劉禹錫擬四愁詩曰玉釵重合兩無緣魚在深潭鶴在天得意紫鸞休舞鏡能言青鳥罷銜牋金盆已覆難收水玉軫長拋不續絃若向蘼蕪山下過遥將紅淚灑窮泉　鸞辭舊伴棲何處鳳得新巢已稱

心紅粉尚殘香漠漠碧雲初斷信沉沉情知點污投泥玉猶自經營買笑金從此山頭似人石丈夫形狀淚痕深　舊曾行處徧尋看雖是生離死一般買笑樓前花已老畫眉牕下月猶殘雲藏巫峽音容斷路隔星橋過往難莫道詩成無淚滴盡傾東海也難乾　三山不見海沉沉豈有仙蹤更可尋青鳥去時雲路斷姮娥歸後月宫深紗窗遥想春相憶書幌誰憐夜獨吟料得夜來天上鏡只應偏照兩人心　無名氏贈御史娘詩曰天

下能歌御史娘花前月底奉君王九重深處無人見獨把新聲傳順郎　元稹寄贈薛濤詩曰錦江滑膩岷峨秀幻出文君與薛濤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鳳凰毛紛紛詞客多停筆箇箇公侯欲夢刀别後相思隔煙水菖蒲花發五雲高　胡曾贈薛濤詩曰萬里橋邊薛校書枇杷花下閉門居埽眉才子知多少管領春風總不如　任生贈書仙詩曰玉皇前殿掌書仙一染塵心下九天莫怪濃香薰骨膩雲衣曾惹御爐煙　妓徐月

英送人詩曰惆悵人間萬事違兩人同去一人歸生憎平望橋邊水忍照鴛鴦相背飛　竇鞏弔妓東東詩曰芳菲美艷不禁風未到春殘已墜紅惟有側輪車上鐸耳邊常似叫東東　宋潘庭堅毛惜惜詩曰淮海艷姬毛惜惜蛾眉有此萬人英恨無匕首學秦女向使裹頭眞杲卿玉骨花顔城下土氷魂雪魄史間名古今無限腰金者歌舞筵中過一生

增賦馬彧咏妓轉轉賦曰玳筵既啟雅樂斯陳霧卷羅

幃花攢錦茵有西園之上客命南國之佳人貌逞嬋娟縱王顔而傾國步移縹緲蹴羅襪以生塵

增書妓劉國容寄進士郭昭述書曰酣寢方濃恨雞聲之斷愛恩私未洽歎馬足以無情使我勞心因君餐食再期後會以結齊眉

去妻一

增禮喪服小記婦當喪而出則除之爲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未練而反則期既練而反則

遂之注云當喪當舅姑之喪出除喪絶族　家語孔子曰婦有七出三不去七出者不順父母者無子者淫僻者嫉妒者惡疾者多口舌者竊盜者三不去者謂有所娶無所歸與共三年之喪先貧賤後富貴凡此聖人所以順男女之際重婚姻之始也

去妻二

增家語後序曰自叔梁紇始出妻及伯魚亦出妻子思又出妻故稱孔氏三世出妻　荀子曰孟子惡敗而出妻

可謂能自强矣注云惡其敗德而出其妻也　漢書曰霍光以女妻金賞賞以霍氏事有萌芽上書去妻上哀之得不坐　世說曰王獻之疾篤道家上章應首過問子敬有何異同子敬云不覺餘事惟憶與郗家離婚後漢書曰桓榮年四十無子弟子何湯乃去榮妻爲更娶生三子榮甚重之　舊唐書曰崔顥登進士有俊才無士行好蒱博飲酒及游京師娶妻擇有貌者稍不愜意即去之

去妻三 夫妻再合　冥遇並附

原愛弛　義絶　以色事人色衰而愛弛夫婦之義絶　仳離　衰薄　詩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夫婦日以衰薄　叱狗　別鶴　後漢書鮑永字君長養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永即去其妻　琴操商陵牧子娶妻五年無子父母欲出之為改娶乃援琴為別鶴操　去閤　送餞　古詩故人從閤去詩薄送我餞　下堂　去室　綱鑑宋弘曰糟糠之妻不下堂　蘇武還漢生妻去室　同心　反目　詩僶俛同心易夫妻反目　失儷　怨耦　左傳鳥獸猶不失儷又曰怨耦曰仇　來歸　放出　左傳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　禮曰舅姑怒則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注不表謂不明言其過　貳行　三

出詩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管子士三出妻逐于境外　離絕　棄背

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　花落色衰復相棄背　取棗　負薪漢書王吉字子陽妻

取東家棗啖吉吉乃去婦東家欲伐樹請于吉去婦復還　又曰朱買臣負薪其妻羞之求去買臣曰吾五十

當富貴今四十九矣妻怒之曰今當餓死遂去之及為會稽太守入吳界見故妻與夫治道令後車載其夫妻

到太守舍園中給之食一日妻自縊死與夫錢令葬送　上書去　束縕還上霍光壻

金賞事見二下詳去婦　王珉妻　陳平嫂晉書王珣及珉皆謝氏壻太傅安既與珣

絕婚又離珉妻遂為仇怨　漢書陳平與兄伯同居伯常耕田使平游學嫂疾平不親生産曰有叔如此不如

無有伯聞之遂逐其妻　呵叱出門　離訣登車後漢書李充貧兄弟六人同衣

遞食妻竊謂充曰妾有私財願分異充曰醞酒具會鄉里共議及賓至充從座中跪白母曰此婦無狀教充離異充母兄弟不可承宗祀遂呵叱妻出門　又曰黃允有俊才知名郭林宗曰卿有絶人之才恐守道不篤袁隗見允曰得壻如此人足矣允聞之遂遣其妻夏侯氏婦謂姑曰今日見棄方與黃氏長别乞一會以展離訣集客二百餘人婦攘袂而前數允隱匿穢事十五言畢登車而去允遂廢于世

增詣澗折蕪

分釵斷帶　金陵故事齊處士劉瓛居上元青龍山為儒林之宗年至四十未婚其友為娶王氏乃詣澗折蕪而去因名其地為蘼蕪澗　本傳即黃允事允出妻夏侯氏父母曰婦人見棄當分釵斷帶

鏡破絲斷　雨散雲收　孟郊去婦怨君心匣中鏡一破不復全妾心藕中絲雖斷猶牽連　唐宋遺史嚴灌夫娶慎氏十年無子乃出之妻為詩以别曰當時心事已相關雨散雲收一晌間便是孤

帆從此去不堪重過望夫山遂如初

夫妻復合　增**故妻再合**　**去婦復還**後漢黄昌妻遇賊被掠轉入蜀爲人妻後昌爲蜀郡守其妻因治事至府中昌以不類蜀人問其由妻曰妾本會稽黄昌妻遭亂入蜀昌左足下有黑子昌出足示之相持悲泣乃再合焉　下王吉事見前

原陳詵二妻　**賈充兩婦**晋書李繁姊先適陳詵生四子遭亂詣賊請活姑命賊遂掠去詵更娶嚴生子暉繁後得姊歸詵詵籍注二妻及李亡詵疑制服司馬王愆期議曰案禮不二嫡故惠公元妃卒繼室以聲子諸侯猶然況庶人乎爲詵也妻則爲暉也母暉之制服無所疑矣畆隴之夫不達禮義施孝叔妻失身于郤犨而不棄者以非其罪鄗野之人臨危請姑險不忘順可謂婦矣士喪禮曰繼室故稱繼母事之如嫡故先嫡後繼從之　又曰賈充前妻李氏以大赦得還詔置左右夫人充母亦敕充迎李氏郭氏怒

曰刊定律令佐命之功我有其分李那得與我並乃爲李氏築館舍于外也

重逢澣婦

上百里奚事見賢婦人類

復憶餅師

詩話唐寧王憲宅左有賣餅者其妻纖白明媚王一見屬意因厚遺其夫取之寵愛踰等及環歲問之曰汝復憶餅師否默然不對王召餅師使見之其妻注視雙淚垂頰王乃歸之

梁女重生　永與復合

晉書元康中梁國女子許嫁已授禮聘尋而其夫戍長安久不歸女家更以適人女不樂行其母逼嫁之尋病死其夫還徑至女墓不勝哀情便發冢開棺女遂活因與俱歸壻聞詣官爭之侍郎王道議曰此事非常事不得以常理斷之宜還前夫朝廷從其議　異苑宋呂相河南人娶永與女爲妻生子乳哺中舅姑怒逐之後相攜幼子過永與見羣婦同游幼子牽一婦號泣相回顧久之認是幼子母與相復爲夫婦焉

賣鏡詠詩　織機題字

古今詩話

陳舍人徐德言尚樂昌公主陳政衰乃破鏡各分其半約他日以正月望日賣于都市及陳亡其妻歸楊越公得鏡乃爲詩曰鏡與人俱去鏡歸人未歸無復嫦娥影空留明月輝樂昌得詩悲泣不已越公知之愴然召德言還其妻　下竇滔妻蘇氏事見賢婦人類

能重室家　故遺蘗履

北史　徐州刺史張讜妻皇甫氏被掠賜中官爲婢皇甫遂詐癡不能梳沐後讜爲宋冀州長史因貨絹千餘匹購求皇甫文戌戌怪其納財之多引見之時皇甫年已六十矣文戌曰南人奇好能重室家之禮此老母復何所任乃如此致貴也皇甫氏歸讜令諸妾境上奉迎數年卒後十年而讜入魏　下宋程鵬舉事見賢婦人類

冥遇贈以玉壺　遺之金枕

搜神記吳王夫差小女名紫珪才貌俱美悅童子韓重欲嫁之王不許紫珪飲氣而死重游學歸知之感其意乃具幣帛弔于墓前珪魂出冢見重流涕相與還冢

三日夜贈以徑寸珠并白玉壺延頸而歌曰南山有烏北山張羅意欲從君讒言孔多悲結成疹歿命黄壚命之不造究如之何羽族之長名爲鳳凰一日失雄三年感傷雖有衆鳥不爲匹雙故見鄙姿逢君輝光身遠心近何當暫亡紫珪一作紫玉　又曰隴西辛道度行至雍州城西五里見一大宅辛度求餐飯餓食訖女謂度曰我秦王女出聘曹國無夫而亡今日君來願爲夫婦經三宿女曰共君宿契只可三宵命取牀後盝子開之以金枕一枚爲信度出金枕在懷至秦以枕于市貨之秦妃索看悲不自勝遣人發冢惟失金枕解體看情交究然秦妃曰此眞我女壻也封爲駙馬都尉令還本國

吳中蝴蝶　壇上彩鸞

寧波志東晉梁山伯祝英臺嘗同學祝先歸梁後過上虞訪之始知爲女歸告父母欲娶之而已許馬氏子矣梁後三年爲鄞令病死遺言葬清道山下明年祝適馬氏過其處風濤大作舟不能進祝乃至梁冢哀慟忽地

裂祝投而死馬氏聞其事于朝丞相謝安請封為義婦和帝時梁復顯靈異效勞于國封為義忠有司立廟于鄞云吳中有花蝴蝶橘蠹所化也婦孺以梁祝呼之艷異編文蕭抵鍾陵西山山有許徵君上昇第每歲中秋士女擲比文生睹一姝歌曰若能相伴陟仙壇應與文蕭嫁彩鸞自有繡襦并甲帳瓊臺不怕雪霜寒歌罷秉燭陟山捫石生亦潛躡其蹤姝顧曰非文蕭耶引至絕頂侍衛甚嚴後有天判云吳彩鸞以私慾洩天機謫為民妻一紀後入越王山

藍橋玉臼 范陽金盌

艷異編裴航遇雲翹夫人與詩云一飲瓊漿百感生元霜搗盡見雲英藍橋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嶇上玉京後經藍橋渴過一舍有老嫗揖之求漿嫗令雲英擎一甌漿飲之航欲娶之嫗曰但得玉臼玉杵當與之後航得杵臼為搗藥乃得娶後同仙去

志怪錄范陽盧充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出獵射中一麞逐之不覺遠見一門如府舍入其中遂見少

府令女配之三日少府曰君可歸矣女有娠生男當以相還送至門充便上車去又四年三月三日忽見一犢車充往開車後戶見崔女與三歲兒共載抱兒還充又與金盌并贈别詩兒大名温休成爲令器歷數郡二千石皆著績其後生植爲漢尚書植子毓爲魏司空冠蓋相承至今也

夢入仙宮　形歸畫幛

盧肇遺史盧李二生隱太白山習吐納李生不甘浪跡江湖于揚州逢盧生號二舅以馬來迎朱門斜口侍婢數百人一女子佐酒善箜篌容色極佳上有朱字一行云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燕罷曰莫願作姻否其年汴州陸長源以女妻之究類盧舅坐善箜篌者李具言舊事女曰少年時因兄弟戲乃作夢入仙宮如君所言　松窗雜記進士趙顔于畫工處得一軟障一婦人甚麗謂畫工曰世無其人如何令生願納爲妻畫工曰余神畫也此亦有名曰眞眞呼其名百日晝夜不歇彼必應應則以百家綵灰酒灌之必活顔如其言

果活言笑飲食如常終歲生一兒兩歲友人曰此妖也余有神劍可斬之其夕顏攜劍纔入室眞眞泣曰妾南岳地仙也無何爲人畫妾之形君又呼妾之名既不奪君願君今疑妾妾不可住言訖攜其子却上軟障嘔出先所飲百家綵灰酒覩其障惟添一孩子焉

冢稱神女　人說鬼胎　參寥子宋

少帝時南徐有一士子從華山往雲陽見客舍有一女子悅之無因而得遂成心疾母問其故具以告母尋見女子說之女聞感動因脫蔽膝令母密藏席下卧之當愈數日果差忽舉席見蔽膝持而泣氣欲絕謂母曰葬時從華山過母從之比至女門牛打不行且待須臾女妝點沐浴竟而出歌曰華山畿君既爲儂死獨活爲誰施君若見憐時棺木爲儂開言訖棺開女倏入棺中因合葬呼曰神女冢　中朝故事人說鄭畋是鬼胎其母卒後與其父亞再合而生畋

去妻四

原逆喪 穀梁杞伯來逆叔姬之喪傳曰夫不逆出妻之喪 不安 左傳莒子娶女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以姜氏還也 無子非過 梁叔魚三十無子欲出其妻商瞿曰吾年四十有子五人恐子晚出耳非妻之過矣 蕩舟而歸 左傳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色變禁之不止公怒歸之未之絶也蔡人嫁之 不爲伋妻 禮記子思曰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 增人不如故 後漢書竇元妻與元書有衣不如新人不如故之句餘詳溥妻類 讀書蔬食 南部新書河東裴章嘗過高僧慧照言其官班位望過于其父娶妻李氏年四十餘章從職太原棄妻于洛中過門不入别有所牽李氏自感其溥衣褐鬘髻讀佛書蔬食又十年章復過照謂曰五十

年前言郎君必貴今皆不然何也章以薄妻之事告之照曰夫人生魂訴于上帝以非命處君後旬日自以刃剸腹而死

去妻五

原詩古詩曰上山採蘼蕪下山逢故夫長跪問故夫新人復何如新人雖云好未若故人姝其色似相類手爪不相如新人從門入故人從閤去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織縑日一匹織素五丈餘持縑將比素新人不如故

後漢焦仲卿妻劉氏為姑所遣時人傷之作詩曰

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十三能織綺十四學裁衣十五彈箜篌十六誦詩書十七嫁爲婦心中嘗苦悲君既爲府吏守節情不移雞鳴入機織夜夜不得息三日斷五匹大人故言遲非爲織作遲君家婦難爲妾有繡腰襦葳蕤金縷光紅羅複斗帳四角垂香囊交文象牙簟宛轉素絲繩鄙賤雖可薄猶中迎後人　魏文帝代劉勲出妻王氏詩曰翩翩牀前帳可以蔽光輝昔將爾同去今將爾共歸緘藏篋笥裏當復何時披　曹植棄婦

篇曰石榴植庭前緑葉揺縹青丹華灼烈烈璀彩有光
榮光榮曄流離可以處淑靈有鳥飛來集拊翼以悲鳴
悲鳴夫何爲丹華實不成拊心長歎息無子當歸寧有
子月經天無子若流星天月相終始流星殁無精棲遲
失所宜下與瓦石并憂懷從中來歎息通雞鳴反側不
能寐逍遥於前庭踟蹰還入房肅肅帷幕聲寒帷更攝
帶撫弦彈鳴箏慷慨有餘音要妙悲且清收淚長歎息
何以負神靈招揺待霜露何必春夏成晚穫爲良實願

君且安寧

增 唐顧況棄妻詞古人雖棄婦棄婦有歸處今日妾辭君辭君欲何去本家零落盡慟哭來時路憶昔來嫁君聞君甚周旋及與同結髮值君適幽燕孤魂託飛鳥兩眼如流泉流泉咽不下萬里關山道及至見君歸君歸妾已老物情棄衰殘新寵方妍好

李白

白頭吟曰錦水東北流波蕩雙鴛鴦雄巢漢宮樹雌弄秦草芳寧甘萬死碎綺翼不忍雲間兩分張此時阿嬌正嬌妒獨坐長門愁日暮但願君恩顧妾深豈惜黃金

買詞賦相如作賦得黄金丈夫好新多異心一朝将聘茂陵女文君因贈白頭吟東流不作西歸水落花辭條羞故林兎絲固無情隨風任傾倒誰使女蘿枝而來强縈抱兩草猶一心人心不如草莫捲龍鬚席從他生網絲且留琥珀枕或有夢來時覆水再收豈滿杯棄妾已去難重迴古來得意不相負秪今惟有青陵臺　戴叔倫去婦怨曰出戸不敢歸風悲日凄凄心知恩義絶誰忍分離别下坂車轔轔畏逢鄉里親空持牀前幔却見

家中人忽辭王吉去爲是秋胡死欲比今日情煩寃不相似

原賦魏文帝出婦賦曰念在昔之恩好似比翼之相親惟方今之疏絶若驚風之吹塵夫色衰而愛絶信古今其有之傷筭獨之無恃恨胤嗣之不滋甘歿身而同穴終百年之常期信無子而應出自典禮之常度悲谷風之不答怨昔人之忽故被入門之初服出登車而就路遵長途而南邁馬躊躇而廻顧野鳥翩而高飛愴哀鳴

而相慕撫騑服而展節即臨沂之舊城踐麋鹿之曲蹊聽百鳥之羣鳴情悵恨而顧望心鬱結其不平　曹植

出婦賦曰以才薄之質陋奉君子之清塵承顏色以接意恐疏賤而不親悅新婚而忘妾哀愛惠之中零遂摧頹而失望退幽屏於下庭痛一旦而見棄心忉怛以悲驚衣入門之初服背牀室而出征攀僕御而登車左右悲而失聲嗟冤結而無訴乃愁苦以長窮恨無愆而見棄悼君施之不終　王粲

出婦賦曰既僥倖兮非望逢

君子兮弘仁當隆暑兮翕赫猶蒙眷兮見親更盛衰兮成敗思情固兮日新竦余身兮敬事理中饋兮恪勤君不篤兮終始樂枯荑兮一時心摇蕩兮變易忘舊姻兮棄之馬已駕兮在門身當去兮不疑攬衣帶兮出戸顧堂室兮長辭

原書後漢竇元舊妻與元書曰棄妻斥女敬白竇生卑賤鄙陋不如貴人妾日已遠彼日已親何所告訴仰呼蒼旻悲哉竇生衣不厭新人不厭故悲不可忍怨不自

去彼獨何人而居我處

子婦一

增禮記曰父母舅姑之敦牟巵匜非餕莫敢用與恒食飲非餕莫之敢飲食　爾雅曰婦稱夫之父曰舅稱夫之母曰姑在則曰君舅君姑没則曰先舅先姑　又內則曰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衣紳左佩紛帨右佩箴管施縏袠大觿木燧衿纓綦屨以適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寒燠疾痛苛癢而敬

抑搔之　又曰冡婦所祭祀賔客每事必請於姑介婦請于冡婦　又曰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帨茝蘭則受而獻諸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乏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而後與之　子夏曰嫁不及舅姑謂之不幸　漢書賈誼曰秦人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悅則反脣而相稽　莊子曰室㡩空虛則婦姑勃谿　又廣川王傳曰背尊章嫖以忽顔師古曰尊章猶

言尊姑也　曹大家曰女子之事父母也孝故忠可移于舅姑　顔氏家訓曰古者子婦供事舅姑旦夕在側與男女無異

子婦二

增列女傳曰孟軻既娶將入室其婦袒于内孟子不悦遂去不入婦辭母求去母召軻而謂之曰夫禮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戸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汝不察于禮而責于妻不亦遠乎孟子遂留其婦謝之君

子謂孟母知禮而明姑婦之道　列女傳曰班昭年七十餘卒有遺令凡十六篇子婦丁氏爲撰集之又作大家贊按昭子曹慤丁慤妻也　世説曰張説女嫁盧氏女嘗爲舅求官説不語但指搘牀龜示之歸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

子婦三

增獻珍　嘗藥楚王靈龜妃上官氏者舅姑在侍奉謹甚凡珍美非經獻不敢先嘗　莊淑公主事舅姑以禮姑寢疾不解衣藥糜非親嘗不進　乳姑　鞭婦唐書崔涫曾祖母長孫氏

年八十無齒不粒食祖母唐夫人事姑至孝每旦櫛洗拜姑于堂下即升堂乳其姑姑賴其養數年康健一旦姑病宣言無以報新婦恩願新婦有子有孫皆得如新婦孝敬世謂崔氏昌大有所本云　又曰柳公綽爲刑部尚書京兆獄有姑鞭婦至死者府欲殺之公綽曰尊卑非鬬也且子在以妻而戮其母不順遂減論

原佐餕　授室　禮記父母在朝夕恒食子婦佐餕又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

特豚　雙鯉　禮記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　姜詩母好生魚及江水其妻取水不及時詩乃棄妻妻寄鄰舍常作膾倩鄰母送詩母母感之呼還舍傍欻有泉脈如江水兼躍雙鯉以供母膳

必嘗必服　勿逆勿怠　禮若飲食之雖不嗜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　又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

枕几不傳　杖屨祗敬　禮舅姑之衣衾

箪席枕几不傳注傳移也
又杖屨祇敬之勿敢近

傳家子婦　請事舅姑

又舅
歿則姑老傳家事于子婦又
婦將有事大小必請于舅姑也

娶不舉樂　嫁親饋

食

又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　又婦既嫁
婦盥親饋舅姑卒食婦餕餘私之也私猶恩也

猶有不至　而後內和

又以此防人婦猶有不至者謂
不親夫事舅姑之側也　又婦
順倫而后內和內和
理然後家可長久也

增挽車提甕、盥饋執笄

鮀宣
妻桓
氏事見賢婦人類　王珪子敬直尚南平公主是時諸
主下嫁以帝女貴未嘗行見舅姑禮珪曰主上行法度
吾當受公主謁見豈爲身榮以成國家之美于是與夫
人坐堂上主執笄盥饋乃退其後公主降有舅姑者備
婦禮本
于珪

娣姒獨殊　公姑皆賀

唐高祖太穆順聖皇
后竇氏太后羸老有

疾而性素嚴諸婦姒皆畏之莫敢侍后事之獨怡謹盡孝 唐盧徽爲吉州刺史一女有幽閒之德馬暢求之卜者曰祥女入門而嫗御皆喜公姑皆賀

原出婦疾怨

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后怒之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注雖當出猶爲之隱不表禮謂不明其過犯也

守肉

取水

漢書蒯通曰臣之里有婦姑使守肉夜亡其肉姑以爲婦盜逐之嘗有里婦束縕請火曰昨暮犬得肉姑慼追其婦還 姜詩母好江水妻常取之一日來遲母渴詩逐遣其妻

增節其飲食

還以珠璫

汝南記應順字華仲其妻本汝南鄧元義妻元義父伯考爲尚書僕射元義還鄉里妻留事姑甚謹姑憎之幽閉空室節其飲食羸露日困妻終無怨言後伯考怪而問之時義子朗年數歲言母不病但苦飢耳伯考流涕曰何意親姑反爲此禍因遣歸更嫁爲華仲妻 謝承後漢書汝南李敬

爲趙相奴于鼠穴中得繫珠瑠珥相連以問主簿對曰前相夫人昔亡三珠疑子婦竊之因而去婦敬乃送珠付前相相慚追去婦

茍違顔色乃見志操 本傳李迥秀母少賤妻嘗罵媵婢母聞不樂迥秀即出其妻或問之答曰娶妻原欲事姑茍違顔色何可留也 下鮑永事見前

子婦四

原善物 傳曰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注從專也婉順也

無私 禮記子婦無私貨無私蓄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

成婦義 又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于禰成婦之義也謂舅姑沒也

命適私室 又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

姑喪 檀弓南宮縚妻姑之喪夫子訓其髽

從舅從姑 穀梁曰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母

戒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

增歲寒松柏 唐書鄭義宗妻盧氏略涉書史嘗有盜夜至其家人俱逃走惟姑年老不能移賊欲殺之盧冒白刃救之姑曰歲寒知松柏今乃見婦之心

辭營別第 又襄城公主下嫁有司告營別第辭曰婦事舅姑如事父母異宮則定省闕

雅合謹修 又太中二年以起居郎鄭顥尚公主詔曰婦人之德雅合謹修嚴奉舅姑夙夜勤事此婦人之節也

今日好雪 輟耕錄馮道與趙鳳同在中書鳳有女適道仲子以飲食不中爲道夫人譴罵趙氏娌長號知院者來訴凡數百言道都不答及去但云傳語親家翁今日好雪

子婦五

增誡漢班昭女誡曰賴母師之典訓年十有四執箕帚

于曹氏四十餘載矣戰戰兢兢常懼玷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夙夜劬心勤不告勞

家範一

增易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又初九曰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又六二曰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又六四曰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又九五曰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

交相愛也　又上九曰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
反身之謂也　又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詩
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家範二

增晉書庾亮字元規美姿容善談論風格峻整動由禮
節閨門之内不肅而成或以爲夏侯泰初陳長文之倫
人憚其方嚴而莫敢造　唐書曰韋陟家法修整敕子
允就學夜分視之見其勤旦日問安色必怡稍怠則立

堂下不與語　又曰李景讓家行修治閨門惟謹　又曰李晟治家以嚴子姪非晨昏不輒見所與言未嘗及公事

家範三

原閨門自守　衣冠相見　魏志司馬朗父防閨門自守諸子雖冠成人不命進則不敢進不命坐不敢坐不指有所問不敢言父子之間整肅如此　晋書何曾至孝閨門整肅自少及長無聲樂嬖幸之好與妻相見正衣冠相待如賔已南面妻北面再拜上酒酬酢既畢便出一歲如此不過再三

增稱以孝慈　重其友睦　唐書韋倫居家以孝慈稱　唐劉德威于閨門友睦

名題里社　禮著閨門唐書崔鄲四世緦麻同爨居光德里宣宗聞而歎曰鄲一門孝友可為士族法因題其居曰德星堂後京兆民即其里號為德星社云　馮元常閨門雍睦有禮法

見重士林　各修家法柳玭家訓余家本以學識禮法稱于士林　唐宰相世系表唐為國久傳世多而諸臣亦各修其家法務以門族相高

韓穆二門　邠倕四世又曰穆寧居家嚴嘗撰家令訓諸子人一通又誡曰君子之事親養志為大吾志直道苟枉而道三牲五鼎非吾養也先是韓休家訓子姪至嚴貞元間言家法者尚韓穆二門云　又曰崔邠父倕四世一爨當時言治家者推其法

書誡屏風　貽譏門戶房元齡事見訓子類　李勣弟弼為晉州刺史以勣疾台為司衛卿使省視忽語曰我似少愈可置酒相樂于是奏樂宴飲列子孫于下將罷謂弼曰我即死欲有

言恐悲哭不得盡故一訣耳我見房元齡杜如晦高季輔皆辛苦立門戶亦望詒後悉爲不肖子敗之我子孫今以付汝汝可謹察有不屬言行交非類者急榜殺以聞毋令後人笑吾猶吾笑房杜也

家範四

增家法可稱 唐書張知謇每敕子孫經不明不得舉家法可稱

內齋正色 又曰柳仲郢私居內齋服用簡素

世稱孝睦 裴向門戶內外親屬百餘口祿俸必均世稱其孝睦

重其家法 本傳朱泚亂崔祐甫妻王陷賊中泚嘗與祐甫同列遺以繒帛菽粟祐甫妻受而緘鐍之帝還京具封以獻士君子重其家法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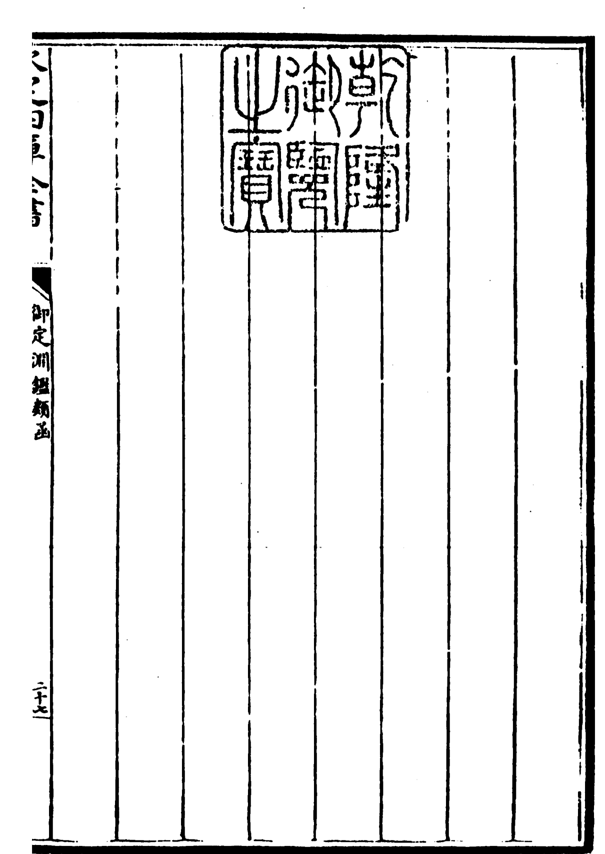
雍睦保家 孔帖源洧雍睦保家士友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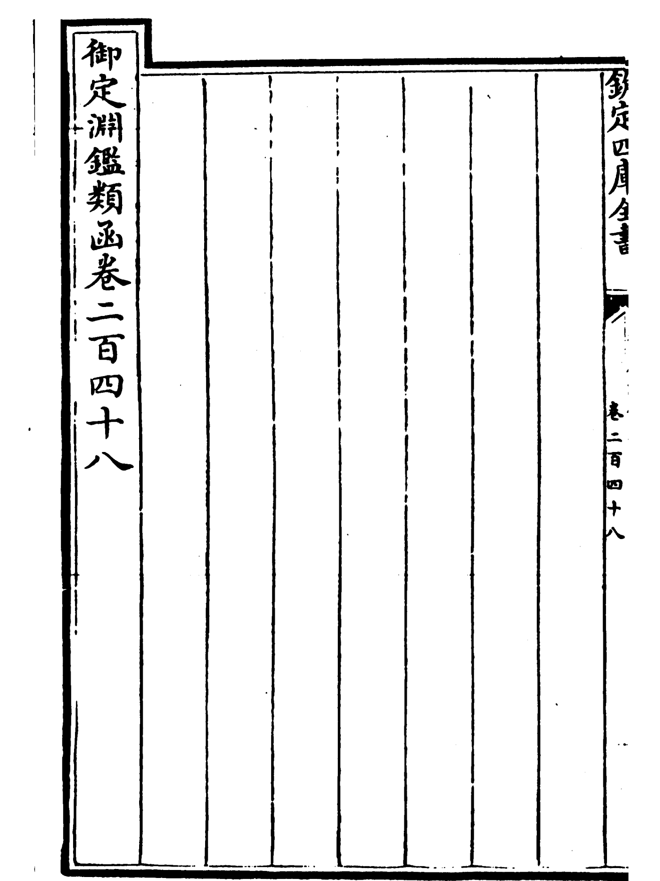
家範五

原詩晉潘安仁家風詩曰綰髮綰髮髮亦鬒止日祇日祇敬亦愼止靡專靡有受之父母鳴鶴匪和析薪弗荷隱憂孔疚我堂靡構義方既訓家道頼頼豈敢荒寧一日三省

增書唐李華與外孫崔氏書曰子小時起居尊行三時侍食今諸子日出高眠爭覽盤器何嘗有此儀　柳玭述家訓誡子孫書曰夫門地高者立身行已一事有墮先訓則罪大于他人門高則自驕族盛則人之所嫉實

詰懿行人未必信纎瑕微累十手爭指摘矣故族遠長不假問龜筮星數在處心行事而已昭國里崔南山琯子孫之盛士族罕比仁和里裴尚書寛子孫衆盛寔爲名閥夫名門右族莫不由祖考忠厚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余家本以學識禮法稱于士林喪亂以來門祚衰落基構之重屬于後生孝慈友悌忠信篤敬乃食之醯醬可一日無哉


乾隆御覽之寶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鑑類函
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百四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四十九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尹壯圖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庶吉士臣吳省蘭

謄錄監生臣魏淳耀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四十九

人部八 兄弟 從兄弟 外祖孫 舅甥

兄弟一

增釋名曰兄荒也荒大也故青徐人謂兄曰荒弟第也相次第而生也 說文曰兄長也 周易曰兄兄弟弟

原尚書曰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 增又曰弟不念天顯大不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

詩曰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又曰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汝無信人之言人實迋汝　原又曰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增又曰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原又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又曰鶺鴒在原兄弟急難　又曰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增又曰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又曰此令兄弟綽綽有裕　原禮記曰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寮友稱其悌也

增又曰兄弟之讎不反兵　又曰旨酒既清嘉薦亶時始加元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永乃保之　又曰立敬自長始教人順長類兄也　春秋傳曰君義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所謂六順　周禮曰大宗伯之職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脤膰祭社稷宗廟之肉以賜同姓兄弟之國）　又曰長惠幼順　又曰大司徒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　原

爾雅曰善兄弟為友　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

增又曰敬其兄則弟悅　又曰教民禮順莫善於悌

漢諂曰兄弟敵吾一體一支謂同父母也　東方朔傳

曰同胞之徒無所容居注蘇林曰言親兄弟　谷永書

曰雖察父哲兄覆育子弟誠無以加　文選曰子之友

弟和如琴瑟　初學記曰瓊芳蕙茂蘭發玉暉喻兄弟

之賢也　李華弔古戰場文曰誰無兄弟如手如足

兄弟二

增書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弗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　左傳曰太姒之子惟周公康叔為相睦也　列女傳曰齊宣王時有人鬬死道者被一創齊義二子立其旁吏問之兄曰我殺之弟曰非兄乃我殺之朞年相推不決名其母問所欲殺活母泣對曰殺少者相曰少子人之所愛欲殺之何也對曰少者妾之子長者前妻之子子雖痛謂義何宣王美其義皆赦之　又曰古師安妻呂君少

寡無子其兄犯法君乃泣曰少遭家不造兄弟單㪽門宗唯兄存而復此禍我有一計猶足免難爲辭乞代兄命自經縣門縣官嘉其義乃捨之　左傳曰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見孟獻子美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爲之毁之重勞且不敢問

又曰秦后子有寵于桓如二君于景后子秦桓公子景公母弟鍼也其寵如兩君也　其母曰弗去懼選鍼適晉其車千乘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

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于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　又曰鄭莊公弟共叔段居京謂之京城太叔祭仲諫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　漢書曰陳平陽武戸牖人也少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游學　原又曰馮立字聖通與兄野王相代為西河上郡太守民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

因循詳太守　又曰卜式河南人以田畜爲事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獨取畜羊百餘口以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山牧十餘年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産又分財與弟者數矣　又曰王商字子威涿郡蠡吾人商爲太子中庶子以肅敬敦厚稱父薨商嗣爲侯推財以分異母諸弟商無所受　東觀漢記曰魏霸字喬卿濟陰人爲鉅鹿太守妻子不到官舍念兄嫂在家勤苦而獨尊樂故常服麤糲不食魚肉婦親蠶桑子躬耕與兄

弟子同苦樂鄉里慕其行化之　又曰王琳年十餘喪父母遭大亂百姓奔逃惟琳兄弟獨守家廬弟季出遇赤眉賊將爲餔琳自縛請先季死賊矜而放之　又曰趙孝字長平沛國蘄人兄弟怡怡鄉黨歸德王莽時天下亂人相食弟禮爲賊所得孝聞即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肥賊並放之　續漢書曰姜肱字伯淮彭城廣威人家世名族與弟仲海季江皆以孝行著與弟同被卧甚相親友及長相愛不能相離　增後漢書

曰班固以父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既而有人上書顯宗告固私改作國史者有詔下郡收固繫京兆獄盡取其家書固弟超恐固爲郡所覈考不能自明乃馳詣闕上書得召見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顯宗甚奇之除蘭臺令史　又曰梁商字伯夏安定烏氏人常曰多藏厚亡爲子孫累每租奉到及兩宮賞賜便置中門外未嘗入藏悉分與昆弟　海内先賢傳曰范丹字史雲讓財千萬與三弟　原異苑曰

荀林宗字君儒乘水省舅陷河而死兄淪於水側投䑮與河伯岸側水開君儒執䑮浮出　增汝南先賢傳曰潁川陳寔有子曰元方曰季方並以名德稱兄弟孝養閨門雍睦海內慕其風四府並命無所屈就兄弟嘗過同郡荀爽夜會飲宴太史奏德星聚　魏書曰房景先沉敏方正事兄恭謹出告反面晨昏參省側立移時兄亦危坐相敬如賓客兄曾寢疾景先侍湯藥衣冠不解形容毁瘁親友莫不哀之　原吳書曰劉繇長子基遭

家多難嬰丁困苦潛處味道不以爲戚與羣弟居常夜臥早起妻妾稀見其面諸弟事之如父不妄交游門無雜賔

增晉書曰徐州刺史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爲必三公可服此刀謂别駕王祥曰茍非其人刀必爲害卿有公輔之器故以相與祥受之及祥死之日以刀授弟覽曰吾兒凡汝後必興足稱此刀故以相與

三十國春秋曰裴楷嘗爲别宅宅甚美楷兄欲之楷便讓之

宋書曰蔡廓罷豫章郡還起二宅先成東宅與弟軌

又曰徐湛之年數歲時與弟淳之共車行牛奔車壞左右人馳來赴之湛之先令取弟衆咸歎其幼而有識

唐書曰韋嗣立與兄承慶異母少友愛母王氏遇承慶嚴每鞭笞之嗣立解衣求代母不聽即遣奴自笞母感悟遂均愛焉議者以比王祥王覽　宋史曰黄山谷謫黔州嘗書萍鄉縣壁曰兄元明自陳留渡漢沔上夔峽過一百八盤涉四十八渡送余至摩圍山掩淚握手臨别有詩云急雪鶺鴒相並影驚風鴻鴈不成行　又

曰陸九齡字子壽弟子美子靜伯仲闔闔侃侃自相師友

兄弟三 兄弟友恭 兄弟齊名 兄弟俱貴 附從兄弟 義兄弟 兄弟不睦 用刑俱

原因心 詩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 庾袞列傳次兄有疾癘氣方殷袞納粥扶持不舍晝夜友愛之至本之天性

本性

棣華

荆葉 上詳詩 周景式孝子傳古有兄弟意欲分異出見三荆同根接葉連陰嘆曰木猶欣聚況我而殊異哉還共雍和

致美 立敬 史佚有言兄弟致美 下詳兄弟

增竹筍

鸞龍 開元遺事明皇游後苑有竹叢

密笥不出外帝顧諸王曰父子兄弟相親當如此因謂之義竹　藝文昔我兄弟如鸞如龍喻兄弟之賢也

營産　哭麻

南史孔顗爲長史弟道存從弟徽頗營産業二弟請假歸輜重十餘船皆緜絹紙席之屬顗正色曰汝輩忝爲士流何頪賈客邪命燒盡而去　劉崇龜弟崇魯與崔緯善帝以李磎輔政緯懼見奪共謀沮之及磎白麻出崇魯輒掠麻大哭帝問之崇魯曰今雖乏人豈宜取憸人爲宰相磎由是不得相崇龜聞之曰吾兄弟未始以聲名敗今不幸乃生是兒

麈尾　鹿車

晋書李矩表郭誦爲揚武將軍屢敗石勒誦弟元爲賊所執賊遣元以書說矩曰去年東平曹嶷西賓猗盧矩如牛角何不歸命矩以示誦誦曰昔王陵母在賊猶不改意弟當何論石勒復遣誦麈尾馬鞭誦不答　後漢書杜林字伯山初爲郡吏客河西隗囂深相敬待林雖拘于囂而終不屈節弟成物故囂聽林持喪歸既遣而悔追令刺客楊賢于

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乃歎曰當今之世誰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

原萌肥　禮瘦　東觀漢記倪萌字子明齊國臨淄人常勤身田農遭歲倉卒人民餧飢相啖與兄俱出城採蔬為赤眉賊所得欲殺啖之萌詣賊叩頭言兄年老羸瘠不如萌肥健願代兄賊義而兩釋之　下趙孝事兄前

分甘美　同衣食　東觀漢記孔奮篤骨肉弟奇在雒陽為諸生分祿俸以供給其糧用四時送衣下至脂燭每有所食甘美輒分減以遺奇　江徽陳留志李銓平邱人有至行銓兄前母子後母甚不愛而衣食皆使下銓銓始年五歲覺已衣服勝兄即脫不著須兄得已同然後服之其母遂不得有偏

梁王同輦　清河共室　漢書梁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乘輿駟馬迎梁王于闕下入則侍帝同輦出則同車游獵　張瑩漢南記孝和皇帝諱肇章帝中子也兄慶為皇太子母被讒死慶

為清河王帝年四歲代爲太子而特親慶入則共室出則同車

許荆解劒　李鴻剋印上見叔姪類

後漢書李鴻字奉遜友于兄弟弟育爲人所侵辱育後陰結客報怨爲執法吏所得當伏罪時未立嗣鴻爲太尉掾在京師傷育以義刷恥門戶斷絶自分代育遂剋印還歸欲過家恐見妻子虧移其意到縣北亭預作記乞代育通記便飲鴆而死縣令省記怛然驚感

孔融爭死　冷平讓生

司馬彪續漢書山陽張儉爲中常侍侯覽所怨疾下州郡捕儉儉與孔融兄褒有舊亡投褒過褒出時融年十五六留舍藏之後以客發洩覺知儉脫走收融及褒送獄融曰保納藏舍者融也融當坐褒曰彼來投我罪我之由非弟之過我當坐兄弟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詔令坐褒融由是著名

崔鴻南燕録有司奏沙門僧智夜入臨淄人冷平舍淫其寡嫂李氏平與弟安國殺之郡縣按平兄弟以殺人論而平安國各

引手殺讓生兢死義形急難

陰慶推第　李孟讓田

張瑩漢南記陰慶爲鮦陽侯其弟員及丹皆爲郎慶以明尚書修儒術推居第園田奴婢錢悉分與員丹慶但佩印綬而已　陳壽益部耆舊傳李孟元修易論語大義畧舉質性恭順與叔子就同居就有痼疾孟元推所有田園悉以讓就夫婦紡績以自供給

壽子載旌　姚萇授馬

左傳衛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爲之娶于齊而美公娶之生壽及朔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及行壽子飲以酒載其旌以先盜殺之　崔鴻後秦録姚襄與李歷戰馬中流矢弟萇下馬以授襄襄曰汝何以自免萇曰兄濟此豎子安敢害萇天下可無我不可無兄會救至俱免

盧毓養寡　仙偉訓孤

漢書盧毓字子家涿郡人父植有名于時毓十歲而孤遇本州亂二兄死難當袁紹公孫瓚交兵幽冀年荒養寡嫂兄子以學

行稱　魏書仙偉弟少亡偉撫寡訓孤同居二十餘年恩義甚篤不營產業身亡之後賣宅營葬　姜肱同被上見前下　李充易衣詳見去妻　請代得免　爭死遂釋　淳于恭弟爲賊所得請代得免死　漢書姜肱與弟季江謁郡夜于道逢賊欲殺之肱兄弟爭前死賊遂兩釋之但奪衣資　東帶後語　掩戶自撾　劉璡兄瓛每隔壁呼璡璡束帶而後語　後漢書繆彤字公豫兄弟四人同財及各娶兄弟求分異彤乃掩戶自撾曰修身謹行學聖人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家及諸婦聞之叩頭謝過更爲敦睦之門　增封之有庳　逃于荆蠻　孟子象至不仁封之有庳　史記吳太伯與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乃逃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　弟優于

兄　兄勝其弟　世說王獻之嘗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寒暄而已容問王氏優劣安曰少者佳客問其故曰吉人之辭寡　李義琰使高麗其王據榻召見義琰不拜曰吾天子使可當小國君君奈何倨見我王辭屈爲加禮及義琛再使亦坐㠯之義琛匍匐拜伏時人由是見其兄弟優劣焉

聞聲乃識　唾面自乾　後漢書夏馥以聲名爲中官所忌遂被誣陷詔下州郡捕爲黨魁馥乃自剪鬚變形爲治家傭親突烟炭形貌毁瘁弟靜于涅陽市遇馥不識聞其言聲乃覺而拜之　綱鑑婁師德弟守代州辭之官師德教之耐事弟曰人有唾面潔之而已師德曰潔之是逢其怒正使自乾耳

憐兄受撻　賢弟給需　唐書李景莊老于場屋每被黜母必撻其兄景讓宰相謂主司曰李景莊今歲不可不收可憐彼兄每歲受撻由是始得及第　桓沖傳桓溫弟沖小字買得郎初溫兄

弟俱少家貧母病需羊解濕溫乃以冲爲質羊主言不欲爲質幸爲養買得郎

增兄弟友恭

夢草　分荊

南史謝惠連十歲能屬文兄康樂賞愛之嘗于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曰此語有神助非吾所能及也　續齊諧記京兆人田真與弟廣慶三人分財各居堂前有紫荊花一株甚茂共議破而爲三至明旦即枯死真驚謂二弟曰荊本同株當分折便憔悴況人兄弟而可離是人不如木矣兄弟相感復合荊亦復茂

射牛不問　傷犬得差

隋記牛宏寬厚弟弼好酒因醉射殺宏駕車牛宏還宅其妻迎謂之曰叔射殺牛宏無所推問直答云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宏曰已知之矣顏色自若讀書不輟　宋書張暢弟收爲猘犬所傷醫曰食蝦蟇膾即愈收甚難之暢含笑先嘗收因㕦得差

逃遁讓封　孤惸相育

後漢

書居巢侯劉般薨子愷當嗣稱父遺意讓其弟憲逃逭十餘歲有司稱絶其國賈逵上書曰孔子稱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有司不原樂善之心而繩以尋常之法非所以表克讓之風成含宏之化也和帝詔聽憲嗣爵徵愷爲郎　唐書陽城字亢宗舉進士第後隱中條山與二弟堦域常易衣而出長不肯娶謂弟曰吾與若孤惸相育既娶則間外姓雖共處而亦疎我不忍爲弟義之亦不娶終身

樹字連枝　謝靈運答惠連詩况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

樓名花蕚　唐書明皇與諸王友悌造花蕚相輝之樓

恭順處兄　後村詩話曹植以蓋代之才他人猶愛之况于父兄乎雖丁儀等坐誅辭不連植黄初之世數有貶削方責躬上表求以自試兄不見察而不敢廢恭順之義卒以自全可謂仁且智矣文中子曰至哉思王以天下讓真篤論也

惟取圖書　不私錢帛　南史王曇首太保宏之弟幼有素尚

兄弟分財罍首惟取圖書而已 唐書崔孝暐奉兄孝芬盡恭順之禮坐食進退兄不命則不敢也一錢寸帛不入私房吉凶所須坐對分給諸婦亦相與親愛有無共之

兄代弟官 **弟爲兄友** 高元裕自侍講爲中丞文宗難其代元裕表言兄少逸才可任因以命之世榮其遷 晉書劉寔理與弟延景爲友得祿多資之蕭介與兄弟大酒會賞時人以比謝氏烏衣之游

伏願內徙 **得免外出** 唐書張嘉貞奏事京師明皇數慰勞嘉貞自陳少孤與弟嘉祐相恃以長今爲鄯州別駕伏願內徙使少相近帝爲徙嘉祐忻州刺史 又岑文本弟文昭任校書郎多交輕薄帝不悅謂文本曰卿弟多過朕將出之文本曰臣少孤母所鍾念者弟也不欲離左右今若外出母必憂無此弟是無母也泣下嗚咽帝愍其意召文昭讓責得免出

名標廉讓 **志勵清高** 交州記李祖仁兄弟十人並慈

孝廉讓因名其江曰廉讓江　東觀漢記鄧彪字伯智南陽人父邯世祖中興從征伐以功封鄳侯彪以嫡長爲世子邯薨彪當嗣爵讓國與異母弟鳳明帝高其節詔書聽許鳳襲爵彪仕州郡

讓産擔金

聚堂還室

列女傳廣漢汝婦者汝敦之妻也居世殷富兄弟早孤而嫂貪吝敦所受田宅奴婢三百餘萬悉讓于兄截留地數十畝起舍耕作土中得金一器敦以示妻妻曰本言讓先祖所有此獨非其有耶敦曰固吾意也乃俱擔金與兄嫂嫂見金而喜兄乃惻然感悟棄妻還金　魏書楊播字元慶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播剛毅椿津恭讓兄弟旦則聚于廳堂椿年老曾他處醉歸津扶持還室仍假寐閤前承候安否椿津年過六十並登台鼎而津嘗旦暮參問子姪羅列堦下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箸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

事兄如父　呼弟以君

宋書謝宏微少

孤事兄如父　蘇子由已卯生東坡嘗號為卯君

相約早休　同時請老

蘇子由曰轍初從子瞻兄讀書未嘗一日相舍既仕宦游四方讀韋蘇州詩那知風雨夜復此對牀眠惻然感之乃相約早休為閒居之樂其後熙寧十年二月始會于澶濮之間留百餘日宿于逍遥臺追感前約作小詩以紀之　宋史韓獻肅公絳兄弟天性友愛自忠獻公為兩府大臣至公兄弟為宰輔者三人公將歸許而兩弟時亦皆七十同時請老朝廷雖未之許其為榮盛前古未有也忠獻乃獻肅公之父億也

詩酒相娛　清白交勵

宋周益公名必大字子充廬陵人以太傅退休其兄承咸先生以將作監丞退休年皆八十詩酒相娛終其身　宋史李綸提舉廣東適伯兄維守恩平酌別江濱兄弟相勵以清白綸臨江矢言曰倘負君民有如此水遂投杯于江杯停不没者久之觀者驚歎民歌曰石門之水清且清晋吏一歃千

古榮爭如李公投杯罍江流洶洶杯停停

怒其辭台　戒以擇交　宋史范純仁兄純祐有心疾奉之如父藥膳居服皆躬親賈昌朝守北都請參幕府以兄辭宋庠薦試館職謝曰輦轂之下非兄養疾地也富弼責之曰臺閣之任豈易得何庸如是卒不就　蘇東坡泛愛天下無賢不肖歡如也弟子由少許可嘗戒擇交東坡曰吾眼前見天下無一箇不好人

增兄弟齊名兩驥　八龍　劉正兄弟二人時號兩驥　世說荀爽兄弟八人時號八龍

二陸　三張　本傳士衡士龍　本傳孟陽景陽季陽

五常　二惠　蜀志馬良字季常眉間有白毫兄弟五人時人為之語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　左傳二惠競爽猶皆善

六龍　八達　晉書卞壼兄弟並登宰輔世稱卞氏六龍安平王兄弟八人時號八達

雙丁　兩到　魏志丁儀丁廙俱有

文才人稱雙丁 南史到溉字茂灌㩦弟子也父坦齊中書郎溉少孤貧與兄沿弟洽俱知名起家王國左常侍樂安任昉大相賞好提㩦溉洽二人廣爲聲價稱兩到云

東漢二龍 北齊兩鳳 後漢書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也兄虔亦知名汝南人稱平輿之淵有二龍焉 北齊書崔陵與弟仲文俱有名同日受拜時號兩鳳連飛

賈門三虎 張氏十龍 後漢書賈彪字偉節兄弟三人並有高名而彪最優故天下稱之曰賈氏三虎偉節最怒 語林魏張魯有十子時人語曰張氏十龍儒雅溫恭

王氏三珠 陸家雙璧 唐書王勃與兄勮勔皆著才名杜易簡稱爲三珠樹三珠樹生赤水之上 陸暐與弟恭之並有時譽洛陽令見之曰僕已年老更睹雙璧

孟氏雙珠 蘇庭連璧 南史孟曇與弟顗並美風姿時人謂之雙珠 蘇東坡與弟子由及

孔文仲經甫與弟武仲常甫平仲毅甫俱以才名播天下黄山谷贈詩曰二蘇稱連璧三孔分立鼎天不墜斯文俱來集臺省

山稱二隱 秦號兩君

梁書何胤爲中書令後去職居會稽若邪山雲門寺二兄求點並棲遁求先卒至是胤又隱世號點爲大山胤爲小山 本傳唐初漢書學大興其章章者若劉伯莊秦景通兄弟劉納言皆名家景通與暐皆有名精漢書號大秦君小秦君

讓

慈孝廉

酪酥醍乳 上李祖仁事見前友恭類 唐書穆贊爲御史中丞弟質右補闕員侍御史賞監察御史皆以守道行誼顯兄弟和粹世以珍味目之贊少俗然有格爲酪質美而多文爲酥員爲醍賞爲腐乳貞元間言家法者稱之

爲聯珠集 號花蕚篇

又曰竇羣與兄常牟弟庠鞏五人皆爲郎工詞章義取五星故名爲聯珠集行于世 又曰李義山與兄弟俱以文章名同爲一集號曰

李氏花萼集人號其鄉曰高陽里曰居巢　又曰陸家先弟景倩景融景猷景裔僧一行少時與家先兄弟相善嘗謂人曰陸氏兄弟皆敦士行古之荀陳無以過也

俱善文辭　皆敦士行　又曰劉知幾與弟知柔俱以善文詞有名

汝潁無對　貢舉兩收　陳羣與孔融論汝潁人物羣曰荀文若休若仲豫當今無對也　乾脫子唐張越石楚金同舉有以兄弟不可兩取欲俱退之李靖歎曰貢舉本求才行何妨雙舉

西州五鳳　北魏九龍　宋史永康人謝癸有五子固田因圓困以文詞迭魁太學號西州五鳳　北史魏王昕字元景生九子並風流醞籍世號王氏九龍

龍駒鳳雛　王昆金友　南史晉陸雲崑山人六歲能屬文與兄機齊名幼時吳尚書閔鴻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定是鳳雛　梁書王琳二子銓錫銓雖學不及錫而孝行齊焉時人以銓

錫爲玉巵金友按銓字公衡錫字公嘏

洛下三嘏　汝南二應

晉書劉宏字終嘏兄粹字純嘏弟演字沖嘏並在中朝世人語曰洛下雅雅有三嘏　魏志應劭字仲遠弟珣字季瑜生二子瑒字德璉璩字休璉咸以文章顯

龍文驥子　龜駒玉鴻

裴寅明二子景鸞景鴻並有逸才河東稱其兄爲驥子弟爲龍文　宋史洪師民四子長朋字龜父有詩百篇爲郡舉首次芻字駒父弟進士有詩千餘篇靖康中爲諫議大夫次炎字玉父登第官至著作郎秘書少監次羽字鴻父元符末入黨籍遂終其身紹興中官其一子按師民娶黃山谷妹四洪皆山谷甥也俱有名潘邠老曾贈以詩

神思清發　大器晚成

晉書劉實字子真平原高唐人也弟知字子房貞潔有兄風爲潁川太守平原管輅嘗謂人曰吾與劉潁川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昏不假寐自此之外殆白日欲寢矣　後漢書

馬援字文淵三兄況余員並有才能王莽時皆爲二千石援年十一而孤少有大志諸兄奇之嘗授齊詩意不能守章句乃辭況欲就邊郡田牧況曰汝大器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

濟世保家

內潤外朗 上東漢韋元將仲將事見父子類 後漢荀靖與弟爽俱有才名或問汝南許章曰爽與靖孰賢章曰二荀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明內潤

名相上下 **表奏短長** 盧奕與兄奐名相上下而剛毅過之 唐書王維三遷尚書右丞弟縉爲蜀州刺史俱有才名維自表己有五短縉有五長臣在省戶縉在遠方願歸所任官放回田里使縉得還京師

令伯六龍 **兗西三馬** 華陽國志李密字令伯六子皆英挺逸秀號曰六龍 北齊書馬子結兄弟三人皆涉文學陽休之牧兗西子庶子尚子結與諸朝士各有詩言贈休之總爲一篇酬答曰三馬皆白眉者也

一門龍

友　二子鳳毛　前涼録辛攀字懷遠與二兄鑒曠弟寶迅皆以才識知名秦雍語曰五龍一門金友王昆　金史鄭宏遠金源令二子子京子聃揚邱行嘗謂人曰金源二子鳳毛也

增兄弟俱貴皆爲郡縣　並作臺郎　漢書何武字君公蜀郡郫人兄弟五人皆爲郡縣　晉書祖逖字士雅范陽人與弟約將母詣洛交結人流逖舅程元良良弟牧並臺郎州郡有勢于洛

使俱兩綬　愧無一言　漢書金日磾兩子賞建俱爲侍中賞爲奉車建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霍光曰金氏兄弟不可使俱兩綬耶光對曰賞自嗣父爲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光曰先帝之約非功不侯　後漢書鄧悝字叔指安帝即位拜城門校尉自延平之初悝兄弟率常在中供養兩宮悝上疏曰幸得遭值聖明兄弟充列顯位並侍幃幄與聞政事無拾遺一言以補萬分而久在禁省日月益長

罪責日深惟陛下哀憐之

前後象州 **大小上郡** 南史夏侯夔為象州刺史兄亶先經此任並有恩惠百姓歌曰前兄後弟布政優優 馮立與兄野王相代為西河上郡太守民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聽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均周公康叔猶二君

俱官八座 **皆登三品** 唐書閻立本代兄立德為工部尚書兄弟相代為八座時人榮之 又曰崔鄯兄弟六人至三品邠郎鄲兄為禮部五吏部再唐興無有也

對管華近 **同為幕官** 又曰溫大雅還黃門侍郎弟彥博亦為中書侍郎對管華近議者榮之高祖從容謂曰我起晉陽為卿一門耳 西川杜悰辟楊收節度判官弟嚴觀察判官兄弟同幕時人榮之未幾同入為御史

大小大夫 **兄弟節度** 唐書李光進其先河曲諸部姓阿鐵氏王承宗叔易宗表光進為將時光顔亦

至大夫故軍中呼大小大夫　又曰涼國李愬自鳳翔隴右節度代其兄愿爲武寧軍節度使弟兄交換徐岐兩鎮

碑稱棠棣　第有梧桐

賈敦頤爲洛州司馬人爲刻碑市旁弟敦實又爲長史人復爲立碑其側號棠棣碑　韓子華兄弟皆爲宰相所居第有梧桐京師稱桐木韓家以別康公其家呼子華爲三相公持國爲五相公

兄草弟麻　弟書兄制

金坡遺事錢希白惟演從兄也惟演拜相希白當制世稱弟拜相兄草麻前代未有　元豐官制行曲阜之除天官南封爲西掖行詞元待末魯公拜相曲阜以學士草制對便殿以親嫌辭上云禁中已檢見韓維故事乃批旨云兄弟迭居詞禁兄行弟辭弟草兄制

時羨三楊　人稱七薛

楊憑與弟凝凌皆有名大歷中踵推進士第時號三楊　唐書薛播兄弟七人皆推進士第時號七薛

三人輔相　一時

貴顯上韓獻肅絳事見前兄弟友恭類 宋史陳堯叟堯佐俱拜平章堯咨以儒臣換節度使一時貴顯

台弟代兄 **同時出守** 唐書韋嗣立爲萊蕪令太宗台問曰卿父嘗言臣有兩子堪事陛下卿兄弟在官誠如父言朕今以卿代兄即日拜鳳閣舍人 南史梁簡文帝餞臨海太守劉孝儀蜀郡太守劉孝勝詩曰兩杜昔夾河二龍今出守

同官兩省 **繼美三司** 唐書裴寛兄弟八人皆擢明經任臺省 張暐贈開府儀同三司子履冰金吾將軍弟季良殿中監

自稱仕宦 **世美顯家** 唐書崔湜與弟液滌從兄涖並以文翰居要官每宴私比東晉王謝曰吾一門入仕歷官未嘗不爲第一丈夫當先據要路以制人豈能默默受制于人哉 孫簡歷河中興元宣武節度而弟範亦爲淄青節度使世推顯家

疊至詔書 **對擁旄節** 唐闕史左丞盧渥字

子章軒冕之盛近代無比伯仲四人咸登顯列乾符初母憂服闋渥拜陜西觀察使沿除給事中沉除左拾遺治還監察御史詔書疊至及赴任陜郊洛城朝臣以下設祖筵洛城為之一空都人聳觀亘數十里有白鬚驛吏聲指曰某自擁篲清郵五十載未嘗覩祖送之盛有如此者渥題詩于嘉祥驛云　唐書楊汝士為東川節度使時嗣復鎮西川乃族昆弟對擁旌節時人榮之

增從兄弟河東三鳳　轅門二龍

唐書薛元敬隋選部郎中道之子與從兄弟收及族兄德音齊名世號河東三鳳收為長雛德音為鸑鷟元敬年少為鵷雛武德中為文學館學士杜如晦重之　孔帖烏承玭與族兄承恩皆為先鋒沈勇剛決號轅門二龍

貲財無異　鄉里同稱

牛敬則與三從兄弟居四十餘年貲產無異　後漢書蔡邕與從弟同居三世不分財鄉里高其義

念生平語　思自全

計又曰馬援為新息侯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粗足若求贏餘徒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下潦上霧毒氣薰蒸仰看飛鳥跕跕墮水中卧念少游語何可得也　晉書曰王衍居宰輔思自全之計以弟澄為荆州從弟敦為青州曰荆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為三窟矣識者鄙之

封胡遏末　龍子釋奴　世說謝夫人曰羣從兄弟則有封胡遏末按封胡謝韶小字遏末謝淵小字或曰封謂朗遏謂元末謂韶一作胡謂淵遏謂元末謂韶　隋書盧昌衡小字龍子從弟思道小字釋奴宗中俱稱英妙故幽州為之語曰盧家千里釋奴龍子

越俗超塵　聯冠積笏　南史梁劉歊字子元博學能文族弟訏字彦度幼稱純孝兄弟二人卜築鍾山有終焉之志劉孝標稱之曰訏超超越俗如天半朱霞歊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皆歎歲

之梁稷寒年之纎纊也　唐書崔傴諫議大夫羣從數十人自興寧里謁大明宮冠葢蟬聯歳時宴于家以一榻置笏猶重積其上琳與弟太子詹事珪光禄卿瑶俱列棨戟號三戟崔家

升殿偕榮　元史鄭滁孫宋景定進士至元間爲學士弟陶孫亦登進士授編修修國史至宋徳祐末年事陶孫曰臣嘗仕宋宋是

詞林同貴　又曰鄭善果詔與裴寂等十人每奏事得升殿而從父兄元璹亦與時以爲榮

年亡義不忍書遂終不書

原義兄弟小一月　侍終日　呉志孫權母謂權曰公瑾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汝可兄事之　蜀志雲長翼德爲别部司馬先主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稠人廣坐立侍終日

增兄事鄭僑　交懽趙禹　史記孔子過鄭與子産如兄弟兄事子産　漢書張湯趙禹共定律令務在深文禹至少府湯爲廷尉交懽湯兄事禹　原

兄事袁盎　弟畜灌夫　增

史記季心任俠殺人亡吳從袁絲兄事之弟畜灌夫

兄弟不睦　小怨　私情

左傳兄弟雖有小怨不廢懿親　蜀志許靖與從弟劭俱知名有人倫盛名私情不協劭爲郡功曹排擯靖不得齒敘也

尋斧　散金

左傳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葛藟猶庇其根本故君子以爲比而縱尋斧焉必不可　通鑑主父偃爲齊相偏名昆弟散五百金與之曰無復入偃之門

鞠子　友生

書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注言爲人兄不念稚子之可哀大不能和友于弟　詩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絶國　鬩牆

晉信莒祈訴以絶魯曰信蠻夷之訴絶兄弟之國　詩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

奴畜　火攻

史記衛青少時自平陽公主家歸其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爲兄弟　下周伯仁事見前

相瘉　不協　詩不令兄弟交相為瘉左傳吾兄之不協焉怨諸侯之不睦　攤馬

寄牋　前燕錄慕容廆父涉歸分部落七百戶與長庶子吐谷渾渾分馬以給之廆嗣位而部馬鬬廆怒遣使讓渾渾曰兄弟至親而以馬鬬加怒當去汝萬里于是遂西移八千里廆後悔之遣乙那樓追渾謝之乃攤回渾馬馬東行數百步輒悲鳴西奔樓曰此非人事遂附陰山面黃河後遷隴右　談苑韓浦韓泊咸有詞學泊常輕浦語人曰吾兄為文譬如繩樞草舍聊庇風雨予之為文是造五鳳樓手浦竊聞其言偶得蜀牋以詩贈泊曰十樣蠻牋出益州寄來新自浣溪頭老兄得此全無用助爾添修五鳳樓　尋干戈　謠

粟布　左傳高辛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　綱鑑漢文徙淮南王于蜀嚴道不食而死人謠曰一斗粟尚可舂一尺布尚可縫兄弟二人不相容　譬斷手

譏失教　又曰袁譚欲攻弟尚王修諫曰此敗亡道也兄弟左右手譬人將鬬斷右手曰我必勝乎　春秋鄭伯克段于鄢傳曰稱鄭伯譏失教也

哭影堂　泣家廟　宋史王安國嘗陳于兄安石曰天下洶洶不樂新法恐爲家禍安石不聽安國哭于影堂曰家門滅矣　朱子嘗言陳亨伯創經制錢時兄弟有名某者勸止之不從乃率其子姪泣于家廟以爲作俑之罪祖宗將不祀矣

誹訕免官　輕侮損譽　晉書散騎常侍祖納初與弟約不睦中宗甚任約疎納納乃言于中宗曰約爲人外有國士之形內懷凌上之性抑而使之可也若假其權必爲亂階中宗弗納納遂以兄弟相謗免官及後約爲逆論者始知納忠誠　宋史和嶠爲少保散騎常侍性至儉恪同母弟郁素無名稱嶠輕侮之以此爲損

升沉搆怨　感悟爲善　唐書劉仁軌既官達其弟仁相在鄉曲升沉不同遂搆嫌恨與

兄別籍每于縣祗奉戶課或謂之曰何不與給事同籍五品家當免差科仁相曰誰能向狗尾底避陰涼耶

宋史王魏公有弟傲不可訓一日遇冬至祠家廟列百壺于堂弟皆擊破之家人惶駭魏公忽自外來入見酒流滿路不可行公無一言但攝衣步入其後弟忽感悟爲善

飲乳轂爭　嗷棗中毒

韓思彥巡察劍南有兄弟相訟累年不決思彥令廚宰飲以乳兄弟泣曰公以吾兄弟同乳而生耶遂轂爭訟　世說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驍壯因在卞太后閣共圍棊並噉棗文帝以毒置諸棗蔕中自選可食者而進王不悟遂雜進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預勅左右毀缾罐太后徒跣趨井無以汲須臾遂卒復欲害東阿太后曰汝已殺我任城不得復殺我東阿

不睦不弟　不友不恭

周禮以八刑糾萬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弟之刑　下詳見兄弟一

用刑　誅管　克段

詩序

管蔡流言以亂周室周公乃誅管叔而放蔡叔　左傳鄭伯克段于鄢詳前　揚干亂行晉侯不罪其用鉞　叔魚鬻獄叔向亦明其正刑　又曰晉侯弟揚干亂行于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謂絳曰寡人有弟不能教訓使干大命絳謝曰不敢廢命至于用鉞　叔魚爲理官納雍子之女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于朝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于親

兄弟四

原賻布班貧　禮記子柳之母死既葬子碩請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君子不家于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　旁治　又曰旁治兄弟治正也　無相猶矣　詩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

相猶矣

貴介 左傳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

以勇以諾 史記季布以諾弟季心以勇楚人諺曰得黃金百不如得布一諾

訟田相責 漢書韓延壽為左馮翊有昆弟訟田延壽傷教化不至乃閉閤思過於是訟者慚悔以田相移終死不爭

北鄉東鄉 又曰丞相田蚡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北鄉自坐東鄉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由此漸驕

田園取荒 又曰薛包好學敦行弟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取老弱者曰我與共事久矣田園取其荒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吾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

欲就弟名 魯恭憐弟平小欲就其名託病不仕

不受辟 後漢書鍾皓字季明以二兄未顯故不受公府辟

欲辭爵 又曰韋元成兄宏為太常丞多罪過父賢為丞相以宏當辭秩令自免及賢病篤門下生矯賢令以元成為後

賢覽元成即陽為病狂不應台欲讓爵辟兄宣帝高其節

欲成弟舉 又曰許荊祖父武第五倫舉武乃為孝廉以二弟普晏未顯欲成之乃謂曰禮有別居乃剖財為三分自取肥田禮奴婢鄉人皆稱二弟義讓普晏等以得舉武乃會宗族泣曰吾盜聲位二弟未立所以自取大譏今理產所增三倍于前悉推二弟一無所留

不過從兄飯 又曰光武問第五倫伯魚曰聞卿為吏不過從兄飯有之乎對曰臣少遭飢亂實不敢妄過人食帝大笑

季方難為弟 世說陳長文孝先共論其父因白寔寔曰元方難為兄季方難為弟

盡與為傭錢 鄭均字仲虞兄為縣吏頗受禮遺均諫不從乃為傭得錢帛歸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為吏作贓終身捐棄兄感悟遂為廉潔

何減驃騎 晉書何準兄為驃騎勸準仕準曰第五之名何減驃騎準兄弟中居第五也

投燭無忤 世說周顗字伯仁友

愛過常弟嵩因酒曰兄才不及弟橫得重名然蠟燭投之顗神無忤徐曰阿奴火攻誠出下策

僧彌難爲兄 世說王珉字季琰少有才藝名出珣之右語曰法護非不嘉僧彌難爲兄法護珣小字僧彌珉小字

逵逺憂樂 又曰戴逵之弟逯驍果多權畧逵厲操山東而逯以武勇顯謝安問志業何如逵答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兄不改其樂

增腰鼓兄弟 南史沈懐文三子淡深沖沖仕齊爲御史中丞與兄淡深名譽有優劣世號爲腰鼓兄弟淡深並歷御史中丞兄弟三人並爲司直晉宋所未有也

若蜂腰矣 又曰周宏正幼孤及弟宏直爲伯父捨所養宏正醜而不陋吃而能談誹諧似優剛腸似直善元理爲當世所宗自稱有才無相宏直方雅氣調高于次昆或問孰賢曰若蜂腰矣

阿鴻摩天 北史崔光悌之子鴻弱冠有著述拜給事中光悌謂次子曰阿鴻摩天去汝可不勉哉

兄

尚節義 唐書李勣季弟感年十五有奇操李密敗陷于世充令作書召勣對曰兄尚節義今已事主不能移也

友愛合丹 傳載劉巨麟開元中為廣州刺史弟仲邱為麗正殿學士兄弟友愛有羅浮道者為巨麟合丹劑將分半以遺仲邱命刀中破之分銖無差焉

不問有無 金史張轂天性孝友任子悉先諸弟俸祿所得亦委其弟掌之未嘗問有無云

兄弟五

原詩漢拾遺書上留田行曰里中有啼兒似類親父子回車問啼兒慷慨不可止 案上留田地名其地人不字孤弟鄰人作此以風之

魏曹植贈弟白馬王彪詩曰謁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

清晨發皇邑日夕過首陽伊洛曠且深欲濟川無梁泛舟越洪濤怨彼東路長修坂造雲日我馬元以黄鴟梟鳴衡軛豺狼當路衢蒼蠅間白黑讒巧令親疎欲還絶無蹊攬轡止踟躕秋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原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感物傷我懷撫心長歎息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何必同衾裯然後展殷勤倉卒骨肉情能不懐苦辛　增曹子建七步詩曰煮豆然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原晉陸機與弟雲詩

曰有命自天崇替靡常王師乘運席卷江湘俯慚堂構
仰惟先靈孰云忍愧寄之我情昔我斯逝族有餘榮今
我來思堂有哀聲我行其道鞠爲茂草我履其房屋存
人亡撫膺泣血灑淚彷徨　又詩曰伊我俊弟咨爾士
龍懷襲瑰瑋播殖清風非德莫勤非道莫弘垂翼東畿
耀穎名邦緜緜洪統非爾孰崇依依同生恩篤情結義
存並濟胡樂之悅願爾偕老攜手黃髮　又於承明作
與弟士龍詩曰牽世嬰時網駕言遠徂征飲餞豈異族

親戚弟與兄分塗長林側揮袂萬始亭南歸憩永安北邁頓承明　陸雲答兄詩曰昔我昆弟如鸞如龍今我友生凋俊墜雄華堂傾榱廣宅頹墉高門降衡修庭樹蓬　又陸機贈弟雲詩曰行矣怨路長惄焉傷别促指塗悲有餘臨觴歎不足我若西流水子如東峙岳慷慨逝言感徘徊居情育安得攜手俱契闊成騑服　又陸雲答兄機詩曰悠遠塗何極别促怨會長銜恩戀行邁興言在臨觴南津有絶濟北渚河無梁神往同逝感形

留悲參商銜軛若殊迹牽牛非服箱　宋謝靈運答謝惠連詩曰懷人行千里我勞盈十旬別時花灼灼別後葉蓁蓁　謝惠連西陵獻康樂詩曰哲兄感此別相送越坰林飲餞野亭館分袂澄湖陰悽悽留子言眷眷浮客心迴塘隱艫栧遠望絶形音　謝瞻答靈運詩曰華萼相光飾嚶鳴悅同響親親子敦余賢賢吾爾賞比景後先暉方年一日長萎葉愛榮條涸流好河廣　梁簡文帝應令詩曰微軀多幸接萼嘉運紫幄承慈青襟稟

訓傍玉流溫依蘭染薫百氏旣洽六義乃摛辭河瀉潤高論忘疲翠幕晨宇朱花夜池腮斜八綺燈懸百枝又示晉陵弟詩曰零雨岐路悲送歸臨水節時事雖爲舛離憂等閒別　昭明太子示雲麾弟詩曰白雲飛兮江上阻北流分兮山風舉山萬仞兮多高峰流九派兮饒江渚上岧嶤兮乃逼天雲微蒙兮後興雨實覽歷兮此名地故遨遊兮茲勝所爾登涉兮一長望理化顧兮忽憶予想玉顏兮在目中徒踟蹰兮增延佇　又示徐

州弟詩曰宴君畫室晴眺銅池三墳既覽四始兼擒高宇既清虛堂復靜義府載陳元言斯逞　劉孝綽與虞弟詩曰下邑非上郡徒然想二馮余慙野王德爾㬎勝鄉風望望餘途盡悽悽良宴終朝疏一不共夜被何由同　劉孝標冬日家園别陽羡始興詩曰四鳥怨離羣三荆悦同處如今腰艾綬東南各殊舉且欣棠棣集彌惜光陰遽黠吏本須裁豪民亦難御願㬎千金水思聞五湖譽　增劉公幹贈從弟詩曰汎汎東流水磷磷水

中石蘋藻生其涯華葉紛擾溺釆之薦宗廟可以羞佳客豈無園中葵懿此出深澤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氷霜正慘悽終歲常端正豈不畏凝寒松栢有本性　鳳凰集南嶽徘徊孤竹根于心有不厭奮翅凌紫氛豈不常勤苦羞與黄雀羣何時當來儀將須聖明君　梁世祖贈到漑到洽詩曰魏世重雙丁晉朝稱二陸何如今兩到復似凌寒竹　唐韋應物贈弟詩曰余辭郡符去爾爲外事牽寧知風雨

夜復此對牀眠始話南池飲更詠西樓篇無將一會夢歲月坐推遷　杜甫懷弟頴覲詩曰陽翟空知處荆南近得書積年仍遠別多難不安居江漢春風起氷霜昨夜除雲天猶錯莫花蕚尚蕭踈對酒都疑夢吟詩正憶渠舊時元日會鄉黨笑吾廬　又喜弟覲即到詩曰巫峽千山暗終南萬里春病中吾見弟書到汝爲人竟答兒童問來經戰伐新泊船悲喜後款款話歸秦　待爾嗔烏鵲抛書示鶺鴒枝間喜不去原上急曾經江閣嫌

津柳風帆數驛亭應論十年字愁絶始星星

原賦魏曹植建安十六年大軍西討馬超太子留監國植時從焉意有懷戀遂作離思之賦在肇秋之嘉月將曜師而西旗余抱疾以賔從扶衡軫而不怡慮征期之方至傷無階以告辭念嗣君之光惠庶歿命而不疑欲畢力於旌麾將何心而遠之願我君之自愛爲皇朝而寶已水重深而魚悅林修茂而鳥喜　又釋思賦曰家弟出養族父郎中伊余以兄弟之愛心有戀然作此賦

以贈之彼朋友之離別猶求思乎白駒況同生之義絕重背親而爲疎樂鴛鴦之同池羨比翼之共林亮根異其何戚痛別幹之傷心　晉陸機述思賦曰情易感於已攬思難戢於未忘嗟伊思之且爾夫何徃而不臧駭中心於同氣分戚貌於異方寒鳥悲而饒音衰林愁而寡色嗟余情之屢傷負大悲之無力苟彼塗之信險恐此日之行晷亮相見之幾何又離居而別域覩尺景以傷悲俯寸心而悽惻

原贊隋辛德源姜肱贊曰姜肱澹雅昆季遺榮同衾協好比德齊聲戰勝而悅嘉遯以貞孤舟直邁卷跡滄溟

東晉庾統三人贊曰運遘屯凶三孤孓立離禽嚶鳴邂逅同集式穀既熟和響具翕肇彼遠岐泯焉齊入

朱明張臣尉贊曰詩詠張仲今也朱明輶財敦友衣不表形寡妻屏穢棠棣增榮臣尉邈然醜類感誠

原書吳陸景與兄書曰向訣不知所言追惟銜恨恨結胸懷懷此戀恨何時可言望路則尚近別已千里其爲

思結纒在心脅於是離析路人悲之况處至戚兼之懿
好情之感咽何時可勝念兄始出旣當勞思嚴寒向隆
經塗蠍軻旣宜保德爲世作資厚自珍愛　又與兄書
曰自尋外役出入三年緣兄之篤睦心時存之寶録兄
書積之盈笥不得新命無以自慰時輒温故以釋其思
有信勿忘數字每見手跡如復暫會　又答從兄安成
王書曰奉告清言溢目眷逮周委炎光已盛願此勝宜
仰承發止已次新林引邁遵務殷無妨怡賞三湘輿區九

疑形勝浮洲動浪聞瞑鷗之舊説安流洞浦憶釆若之遺風昔景伯出蕃髙風振古叔英之部清約見稱兄政譽平宣威和兼濟加以夏石奇雲秋江迴月翰飛紙落理豐詞賦賞末與餘時希逮憶暌離方遠川途修曠炎凉方改願加珍昜緑字可傳白雲終間心傷淚灑投筆無宣

增陶淵明與儼等書曰汝輩稚小家貧無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敬仲生財無猜歸生伍舉班

荆道舊遂能以敗爲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況同父之人哉頴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位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於没齒濟北氾稚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無怨色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汝其慎哉

喪兄弟一

增詩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　禮曰兄弟之喪以親疎爲輕重　又曰兄弟之喪喪内除哀隨禮殺也　又曰奔兄弟喪先之墓而後之家爲位而哭　又曰孔子曰

兄弟吾哭諸廟

喪兄弟二

增禮曰公叔木有同母異父兄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為之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制也　又曰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臯為成宰遂為之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臯為之衰　闕　曰劉紆早失母同産弟

平尚幼鞠育與同起卧及成人未嘗相離平卒紓哭泣嘔血而死　世說曰王徽之與獻之俱病術人曰應終而有生人樂代則死者可生徽之曰吾才不如弟請代術人曰凡代死者已年有餘今君與弟算俱盡何可代獻之卒徽之奔喪不哭直上靈牀坐取獻之琴彈之久而不調曰子敬人琴俱亡因一慟而絶

喪兄弟三

原灑血　含癰陳業事詳兄弟下徐苗事詳兄弟　哀痛過期　子孫

侍宴　唐書趙宏智父事兄宏安俸禄歸之不敢私宏安卒哀痛過期　李勣將卒囑弟事見前祖孫類

增稱爲義士　哀若大喪　杜林事見前兄弟類　唐書畢構弟栩以太府主簿留司東都聞構疾馳歸哀毁如大喪雖變服未嘗笑天下稱其友悌

周嵩辭弔　虞監盡哀　晋書周顗被害王敦使人弔顗弟嵩嵩曰亡兄天下人爲天下人所殺復何所弔敦甚銜之又因事誅嵩　唐書宇文化及欲殺虞世基世南號泣抱訴請代不能得自是哀毁骨立

喪兄弟四

原如刲之痛　朞之喪如刲言痛也

期年之服　後漢書馬援兄卒行服朞年不離喪所

馬稜心喪　馬稜字伯威少孤依從兄毅共居恩猶同産毅卒稜心喪三年

喪兄弟五

原詩宋顏延之除弟服詩曰徂没離二秋淹泣備三冬佳辰緬難紀來算忽易窮升没奄期晦灑埽易禮容縞衣變余體長逝歸爾躬

原賦魏文帝悼夭賦曰族弟文仲亡時年十一母氏傷其夭逝追悼無已予以宗族之愛乃作斯賦氣紆結以填胸不知涕之縱横時徘徊于舊處覩靈衣之在牀感遺物之如故痛爾身之獨亡愁端坐而無聊心戚戚而

不寧步廣厦而踟蹰覽萱草於中庭悲風蕭其夜起秋氣憯以厲情仰瞻天而太息聞别鳥之哀鳴

原文晉潘岳為楊長文作弟仲武哀祝文曰悠悠上天我獨何辜祖考早世兄弟幼孤條嘗艱毒同集蓼荼父兮生我過庭靡聞母兮鞠我寧一苦辛日顧日復我弟我身並自垂髮越于成人濬哲聰朗純粹温良烈烈清風邦族之望母氏劬勞庶爾之報彼蒼者天子何不弔殲我令弟窮泉是造無父何怙無弟何友煢煢此身哀

哀慈毋煩冤痛毒撫心思咎哀爾薄祜逢家多阻弱冠
未室盛年絶緒喪庭寥廓廬位無主冥冥長夜窈窈元
宇當復何時見我仲武于以祔之于其王父魂而有靈
神其寧處　又哭弟文曰視不見兮聽不聞逝日遠兮
憂彌殷終皓首兮何時忘情楚惻兮常苦辛
原啟梁簡文帝敘南康簡王薨上東宮啟曰方當逸足
長衢克固藩屏而峰摧璧毀一朝云及綢兄弟各從王
役東守西撫常顧陪承甲館同奉畫堂預得西苑賦文

北埸旋食豈謂不幸獨隅昭世異林有悲飛鳴斯切伏惟殿下愛睦恩深常棣天篤北海云亡騎傳餘槀東平告盡驛問留書嗚呼此恨復在茲日　劉孝儀從弟喪上東宮啟曰亡從弟遵百行無點千里立志同氣三荊之友假寢十起之慈皆禮之于自然行之如倪拾自碣宮陪宴釣臺從幸攀附鱗翼三十餘載茫昧與善一旦長辭劍匿光芒璧碎符采躬揺神筆親動妙思雖每想南皮書憶阮瑀行經北館歌悼子侯不足輩此深仁齊

玆舊愛
原書梁元帝答晉安王叙南康簡王薨書曰南康凡器
宇沖貴風神英挺魏之中山徒聞退讓晉之扶風雖號
師範用今方昔若吞夢雲及尋陽私疾孝感神明殆不
勝喪扶而後起猶冀天道可期豈謂福善虚說且分違
易久嘉會難逢綢繆宮閫不過紈綺之事離群作鎮動
迴星紀之歷志異雙鸞之集遽切四鳥之悲松茂柏悅
夙昔歡忭芝焚蕙歎今用嗚咽

原祭文宋陶潛祭從弟文曰曰仁者壽竊獨信之如何斯言徒能見欺年甫過立奄與世辭長歸蒿里邈無還期庭樹如故齋宇廓然孰云敬遠何時復旋　顔延之祖祭弟文曰闔棺窮野啟殯中荒靈影夙滅筵寢虛張人往運來自秋徂陽蕃蘭落色宿草滋長孰云不痛辭家去鄉爾之于役爰適茲邑上秋告來方春佇立如何不弔吉違凶集六親悁心姻朋浩泣我雖載奔伊何云及永懷在昔追亡悼存唯兄及弟瞻母望昆生無縈嬿

沒望歸䰟今龜吉兆祖櫬東旋靈轜次路嚴舟在川廓
然何及痛矣終天
外祖孫一
增漢書曰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少好學有志操
與馬融竇章張衡崔瑗等友善安定俗鄙庶孽而符無
外家爲鄉人所賤　晉書曰殷顗庾恒並是謝鎭西外
孫殷少而率悟庾每不推嘗俱詣謝公謝公熟視殷曰
阿巢故似鎭西于是庾下聲語曰定何似謝公續復云

巢頗似鎮西庾復云頗似足作健否　陶淵明孟府君傳曰君諱嘉字萬年淵明先親君之第四女也凱風寒泉之思實鍾厥心謹按採行事撰為斯傳懼或乖謬有虧大雅君子之德所以戰戰兢兢若履深薄云爾　南史曰劉顯字嗣芳瓛族子也父鬷字仲翔博識强正名行自居幼為外祖臧質所鞠養質既富盛恒有音樂質亡後母没十餘年鬷每聞絲竹之聲未嘗不歔欷流涕

六帖曰周翼無託養在郤家

外祖孫二

增述書　從學　漢書楊惲字子幼其母司馬遷之女也惲始讀外祖太史公記頗爲春秋以材能稱好交英俊諸儒名顯朝廷又云遷死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　唐書蔣乂字德源常州人幼從外家學得其書遂博覽强記

解其忿訟　誡以廣咨　後漢書樊重貲至巨萬而嘉惠宗族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恥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年八十餘終　下見諸葛武侯誡外孫書

如虎而冠　畫龍未成　漢紀呂后崩周勃盡誅諸呂而瑯琊王亦從齊至長安大臣議欲立齊王皆曰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方以呂氏故幾致亂天下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爲呂氏也　南史蕭惠開思話少子也初爲秘書郎意趣與人不同比肩或三年不共語其外祖劉光祿戒誡之曰汝恩戚家子正應將迎

時俗緝外內之歡如汝自業將無少傀多異以取天下疾恚耶蕭曰人間宜相緝和誠如慈旨但不幸耿介恥作凡人畫龍未成是以多忤耳

當繩其祖　皆蹈其父　晉書荀勗少依舅氏十餘歲能屬文從外祖魏太傅曰此兒當及其曾祖　唐書楊於陵生子嗣復外祖韓滉撫其背曰名與位皆蹈其父此楊氏之慶也因字曰慶門

嬉戲扶牀　感歎自杖　韓集累累外孫有攜有嬰扶牀坐膝嬉戲歡爭　又元集扶牀小女君先識應有些些似外翁　隋書皇甫績三歲而孤爲外祖韋孝寬所鞠養嘗與諸外兄博奕孝寬督以嚴訓績感歎命左右自杖孝寬聞而對之流涕于是博涉經史

王筠風韻　袁湛雅操　梁書王筠清潔好學沈約見筠以爲似外祖袁粲謂僕射張稷曰王郎非惟額似袁公風韻都欲相似稷曰袁公見人輒矜嚴王郎見人必娛笑惟此一條不能酷似　晉書袁湛

少有雅操爲外祖謝安所知以姪元女妻之

貴符相宅　恩遺補官晉書魏舒字陽元少孤爲外家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宅者云當出貴甥外祖母以魏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爲外氏成此宅相後舒位至三公　司馬朴丞相光之兄里之孫也少喪母育于外祖范純仁紹聖初黨議起父宏至中書論辨得罪純仁亦坐救黨人謫永州日疾失明客至必令朴導以見時朴方七歲進揖應對如成人客皆驚歎後以純仁遺恩補官

外祖孫三

增中外之寶梁書范岫字懋賓幼而學早孤事母以孝聞外祖顏延之早相題目以爲中外之寶

汝家陽元又曰陸倕少爲外祖張岱所異謂諸子曰此汝家陽元也　自稱家世

唐書温造字簡輿上愛其才問家世及年造對曰臣五世祖大雅外五世祖李勣臣犬馬之齒三十有六帝奇之

枕石潄流　南史顧協幼孤隨母養于外氏外從祖張永攜內外子姪游虎邱協年數歲永撫之曰兒欲何戲協曰兒欲枕石潄流永歎曰顧氏興於此子

外祖孫四

增詩唐杜甫詩曰爾爲曾外孫倜儻汗血駒　白居易詩曰中郎餘慶鍾羊祜子幼能文似馬遷　宋王安石贈外孫詩曰南山新長鳳凰雛眉目分明畫不如年少從他愛棃棗長成須讀五車書

增文諸葛武侯誡外孫曰丈夫之志當存高遠慕先賢絶情欲棄凝滯廣咨問除嫌吝雖有淹留何損于美趣何患于不濟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竄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

增記宋蘇軾記外祖程公遺事曰紹聖二年三月九日某在惠州讀淵明所作外祖傳云凱風寒泉之思實鍾厥心意凄然悲之乃記公之遺事以遺程氏亦庶幾淵明之心也　朱熹記外大父遺事曰外家新安祝氏世

以貲力好善聞于州郡生業幾有郡之半時稱祝半州有諱景先者字二翁尤長者元祐黄太史嘗贊其畫像外大父其第二子也諱確字永叔特淳厚孝謹竊感陶公作孟府君傳及近世眉山蘇公亦述程公遺事不勝凱風寒泉之思書此以遺康國使藏于家時出而訓習之以勵其子孫

舅甥一

增釋名曰舅久也　又曰姊妹之子曰甥　爾雅曰母

之舅弟爲舅母之從父舅弟弟爲從舅又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出出配他男而生　左氏注曰姊妹之孫爲從孫甥　彙苑曰母之兄弟妻之父皆曰舅婦謂夫之父亦曰舅又舅者舊也謂老舅之稱甥女之子曰甥　詩曰既有肥牡以速諸舅　禮曰屬從者所從沒也亦服注屬從謂母雖沒亦爲之服　又曰睦于父母之黨可謂孝矣黨親也　儀禮曰舅母之昆弟傳曰何以服緦從服也言從母服也　又曰甥何以緦

報之也　檀弓曰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君子未之言也

舅甥二

增詩曰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徃近王舅南土是保　左傳曰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騅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不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將噬臍其及圖之乎十六年楚伐鄧滅之　又

曰陳厲公蔡出也注姊妹之子曰出　又曰叔向欲娶中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注言父多妾媵而庶子鮮少嬿母氏性不曠　又曰晉侯曰康公我之自出注秦康公晉外甥也　東觀漢記曰黄香字文强年十二家業虛貧衣食不贍舅龍鄉侯爲作衣被不受　後漢書曰范滂外甥西平李頌公族子孫而爲鄉曲所棄中常侍唐衡以頌請宗資資用爲吏滂非其人寢而不召資遷怒書佐朱零零仰曰范滂清裁猶以利刃齒腐朽

今寧受笞死而滂不可違資乃止　晉陽秋曰王夷甫父乂爲平北將軍有簡書將免官夷甫年十七見所繼從舅羊祜申陳事狀辭甚俊偉祜不然之夷甫拂衣而起祜顧謂賔客曰此人必將以盛名處當世大位然敗俗傷化者必此人也　晉書曰范汪少孤年六歲過江依外家庾氏荆州刺史王湛見之曰興范族者必此子也十三喪母居喪盡禮及長好學博識多通善談名理

又曰習鑿齒與其二舅羅崇羅友俱爲州從事及遷

別駕以坐越舅右屢經陳請温後激怒旣盛乃超拔其二舅相繼爲襄陽都督出鑿齒爲滎陽太守　又曰姚興太史令高魯遣其甥王蒙隨劉藻送玉璽一紐並圖讖祕文于慕容德　南史曰魚宏性豪侈李抗學其爲人抗舅元法聞之杖抗三百　三輔决録曰吉閎幼有名九歲明尚書舅何邈死家貧子幼閎自造墳塋殯葬之　金史曰周昂大定進士其甥王若虛嘗學于昂昂教之曰文章工于外而拙于内可以驚四筵而不可以

適獨坐可以得口稱而不可以得首肯

舅甥三

增讀史　誦詩　梁書樂藹字蔚遠其舅雍州刺史宗慤嘗陳器物試諸甥姪時藹尚幼而所取惟書慤由此奇之又取史傳各一卷授藹等使讀讀畢言所記藹略讀具舉慤益善之　北史楊愔字遵彦津子也小名秦王幼喪母曾詣舅源子恭子恭與之飲問曰汝比來讀何書答曰誦詩子恭因曰誦詩至渭陽未惜便號泣感噎子恭亦對之歔欷遂為罷酒子恭後謂津曰嘗謂秦王貌不甚察慧從今以後更刮目視之

原送渭陽　詠渚側　詩序渭陽康公念母也秦康公送晉文公于渭之陽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黄　晉書殷浩甥韓伯浩素賞愛之浩被廢徙東陽韓隨至徙所經歲餘還都

浩送至渚側詠曹顏遠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而泣下

增**出封謝邑助討橫江**詩注周宣王之舅申伯出封于謝尹吉甫作詩以送之　吳志孫堅舊將丹陽朱治見袁術政德不立勸策歸取江東策因說術曰家有舊恩在東願助舅討橫江橫江拔因投本土召募可得三萬兵以佐明使君定天下注云願助舅策之舅吳景也

得偁彌甥　自稱皇舅左傳季康子曰以肥之得偁彌甥也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彌遠也或曰外孫也　隋書呂道貴文帝從舅也凡與人言自稱皇舅

蕭勵愛甥　季元託女南史陳江總七歲而孤依于外氏性聰敏為舅平光侯蕭勵所鍾愛謂曰汝神采英拔後來知名當出吾右　韓充依舅季元元為河陽節度使署充為牙將曰我知君舊矣吾兒不才不足累卿二女方幼以為託後元沒充為嫁之

爲營家產　悉給廪禄唐書姚崇外甥任昇少孤養于崇家乃與之立家產謂之曰爾吾無間然矣惜殊宗而代疎命與其子同名冀無以別也　裴守真因關中旱悉以廪禄奉姊及諸甥

等于子弟　倚爲腹心南史丹陽徐湛之素爲彭城王義康所愛雖爲甥舅恩過子弟　唐書竇軌以甥爲腹心嘗夜出呼甥不至斬之

選甥坐貶　抵舅致懲又曰王涯居翰林其甥皇甫湜中選考覈之際以不先言坐貶　王師範舅殺人其家訴之師範曰法非吾敢亂乃抵舅罪母恚之師範立堂下日三四至不得見三年拜省戶外不敢進

司空立嗣

環衛推官唐書司空圖無子以甥爲嗣常爲御史所劾昭宗不問也　張克勤爲左環衛大將軍有詔賜一子五品官克勤以息幼推與其甥裴夷直劾曰克勤甗有司法引庇他族開後日賣爵之端不可許詔

聰之遂著于今

甚修甥禮　有似舅形

世說王子敬兄弟見郗愔躡屐問訊甚修外甥禮及嘉賓死皆著高屐儀容輕慢命坐皆云有事不暇坐既去郗愔慨然曰使嘉賓不死鼠輩敢爾嘉賓名超愔子也　晉書桓豹奴是王丹陽外甥形似其舅桓甚諱之宣武曰不恒相似時似耳恒似是形時似是神桓逾不悅

同爲洗馬　薦用龍圖

史記漢汲黯字長孺司馬安是其姊子與黯同爲太子洗馬　本傳宋周濂溪少孤養于外家景祐中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公奏試將作監主簿

八歲吟詩　五齡受傳

南史謝貞八歲嘗爲春日閒居詩從舅王筠奇之謂所親曰至風定花猶落乃追步惠連矣　齊春秋劉瓛字珪沛人五歲聞舅孔昭先讀管寧傳欣然請更讀因聽受曰可及此耳

稱其器識　著厥聲名

晉書鎮南大將軍劉宏乃應詹之祖舅詹爲長

史謂之曰君器識弘深當代老子于荆南矣　劉璵字慶遜與弟琨字越石並為尚書郎郭奕之甥聲名著當時京師為之語曰洛中奕奕慶遜越石

樝梨橘柚　玳瑁眞珠

世説桓靈寶問劉太常曰我何如謝太傅答曰公高太傅深又曰何如賢舅子敬答曰樝梨橘柚各有其美　摭言皇甫松牛僧孺之甥也怨舅不薦作謗詩曰夜入眞珠室朝游玳瑁筵眞珠牛妾名

頗如風韻　盡得圖書

梁書陸杲字明霞少好學工書畫其舅張融有高名杲風韻舉止頗與相類時稱曰無對日下惟舅與甥　朱梁時温韜盜發昭陵石函鐵匣中所得前代圖書及二王眞跡甚富後韜殛死其甥鄭元素盡得其圖書眞跡避禍南徙隱居廬山青卯谷中四十餘年

入學以甥　在宮稱舅

竇抗母隋文帝姊安成公主也抗以帝甥早貴入太學釋褐　竇抗歸長安高祖以兄呼之宮中稱為舅

自致公卿　思踰子姪 封倫年方少舅盧思道曰是兒識畧過人當自致公卿 唐書王仳乃李晟之甥武敢閑騎射晟在師仳無不從晟視仳與子姪等而給與過之

如睹珠玉　嘗賜珊瑚 世說石崇與王愷爭豪武帝愷之甥也每助愷嘗以一珊瑚樹高二尺許賜愷枝柯扶疎世罕其匹　北史齊李繪字敬文儀貌端偉神情朗儁第五舅河間邢宴每與言歎其高遠曰若披雲霧如睹珠玉宅相之奇良在此甥

劉家月旦　阿士文章 南史齊王延之與阮韜俱劉湛外甥並有早譽湛甚愛之曰韜後當爲第一延之爲次也延之不平每致餉下都韜與朝士同列齊武聞之與延之書曰韜與卿未嘗有別意當緣劉家月旦故耶韜字長明裕元孫也　又曰劉孝綽幼聰敏七歲能屬文舅王融深賞異之嘗與同載適親友號曰神童融每言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孝綽小字也

可語孫吳 歎爲曾蘭 唐書李靖字藥師其舅韓擒虎每與論兵法輒嘆曰可與語孫吳者非若人而誰哉　謝蘭安八世孫也五歲時每父母未飯乳媼欲令蘭先飯蘭曰既不見饑彊食終不進舅阮孝緒聞之歎曰此兒在家則曾子之流事君則蘭生之匹因名之曰蘭稍授以經史過目便能諷誦孝緒每曰吾家陽元也

舅母親乳楊后 詩詠周公 晉武帝楊后諱豔字瓊枝弘農人母天水趙氏早卒于舅家舅母仁愛親乳之使他人乳已子　謝太傅劉夫人事見妒類

舅甥四

原王之元舅 詩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汾王之甥 詩韓侯娶妻汾王之甥

戈逐其舅 國語晉公子重耳以戈逐其舅子犯曰若吾無濟吾食舅氏之肉 宋

鄭傳宋鄭甥舅也

白水之誓左傳晉文公謂子犯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乃投其壁于河

增衛原霍出漢書霍去病衛青姊子也

嚼棗哺之蔡邕進表平邱程末年十四時父沒末抱尸號泣悲哀舅哀其羸劣嚼棗肉以哺之末見食欷歔不能呑咽

館字渭陽世說魏明帝爲外祖築館旣成謂左右曰當何名之侍中繆襲曰陛下聖德齊于哲王罔極過于曾閔此館之興情鍾舅氏宜字曰渭陽

酷似其舅晉書何無忌酷似其舅何謂無成

原焉有此甥王悅造其舅范甯甯曰卿風流儁望後來之秀悅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

戲調其舅世說謝絢于公座戲調其舅袁湛湛不堪曰汝父輕舅汝今復加我可謂世無渭陽情絢父重王敬之外甥與舅不叶絢字宣美

常攜就食郗鑒事詳叔姪

明珠在側晉書王武

子衛玠之舅也武子語人曰與我甥坐炯然若明珠之在側

西門之慟 又曰謝安與姪元賭墅顧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安薨曇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門路嘗因石頭大醉不覺至州門左右曰此西門曇悲感以馬策叩扉詠曹子建詩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邱慟哭而去

增珠玉在旁 世說王濟字武子衛玠之舅也儁爽有風姿見玠歎曰珠玉在旁覺我形穢

出羣之器 又曰韓康伯清和有思理舅殷浩稱之曰康伯少自標置居然是出羣之器及其發言遣辭往往有思理

驅使草木 又曰衛江州在潯陽有知舊人投之都不料理惟餉王不留行一斤此人得餉便命駕李宏範聞之曰家舅刻薄乃復驅使草木

不畏彊禦 梁書領軍將軍張稷是陸杲從舅杲嘗以公事彈稷稷因侍宴訴高祖曰陸杲是臣通親小事彈臣不貸高祖曰杲職司其事卿何得為嫌杲在臺稱為不畏彊禦

鞠養之恩南史梁顔協幼孤養于舅氏陳郡謝暕暕卒協以有鞠養之恩居喪如伯叔禮議者重之

舅甥俱官唐書郝處俊事舅謹與許圉師同里同官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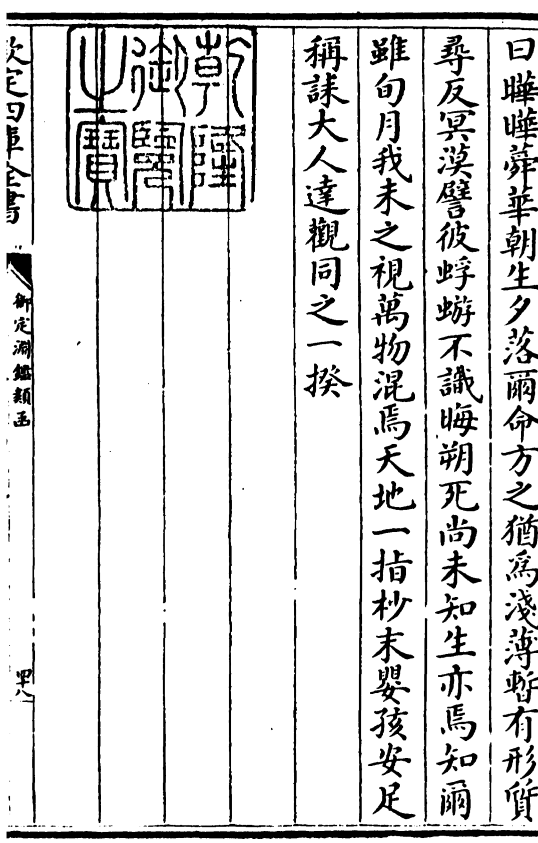
鄭莊賜舅見莊類

舅甥五

增詩唐杜甫送舅録事攝郴州詩曰賢良歸盛族吾舅盡知名徐庾高交友劉牢出外甥泥塗豈珠玉環堵但柴荆衰老悲人世驅馳厭甲兵氣春江上别淚血渭陽情舟鷁排風影林烏反哺聲永嘉多北至勾漏且南征必見公侯復終聞盜賊平郴州頗凉冷橘井尚凄清從

役何蠻貊居官志在行　李白別從甥詩曰賢甥即明月聲價動天門能成吾宅相不減魏陽元自顧寡籌略功名安所存與爾俱飄泊此心難具論

原哀文晉孫楚和氏外孫道生哀文曰嗟爾道生和氏之寶玉顏豐下矔于懷抱暮春而育孟冬而夭二十三旬期于五日方之期頤百分之一命之修短始則有終誰能長久與天無窮籛翁近千殤子幼冲俱反無形冥昧之中造化多少豈獨爾躬　又和氏外孫小同哀文



曰曄曄蕣華朝生夕落爾命方之猶為淺薄暫有形質尋反冥漠譬彼蜉蝣不識晦朔死尚未知生亦焉知爾雖旬月我末之視萬物混焉天地一指杪末嬰孩安足稱誄大人達觀同之一揆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四十九